



永覺和尚廣錄

十六
二十一



C40
4514
(224)

C 40-4514



B 64853

小覺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此非佛家之私言也蓋緣人
所最苦者莫如死故惡之
聞之天地之大德曰生
主則知上帝所

萬物育至誠

誕也一體之仁本如

而聖人之治天下乃不免

於禽

一也

人之不得已也吾嘗考之佛經

矣劫初生民淳朴無偽故天生地肥及粳米以資其
日用厥後機心漸長則地肥及粳米俱弗生而民乃
艱食繇是饑火所逼殺機妄動以強凌弱以智凌愚
取禽獸而食之亦猶禽獸之相食而已然初計在塞

其饑餒卒乃貪其腥味日甚一日屠戮肆行聖人起
而哀之乃立禮以爲之防曰仲春不許破巢毀卵矣
魚不盈尺不鬻矣祭必以禮有常供矣宴必以禮有
常數矣大夫無故不殺牛羊矣士無故不殺犬豕矣
此

夫物之與我形軀雖隔知

今乃加彼無窮之極苦

里當乎取彼至切

乎如以爲可忍
曰君子見其生不忍見
豈姑息之私情哉至於晚
近之世不忍言者世風薄惡競尚浮靡窮極口
腹之欲羅盡水陸之珍一殮之饌至殺生靈數百命
其尤可痛者居父母之喪飲酒食肉宛同吉宴所殺
生命尤爲無數祇此一節遠違古聖之禮近犯天朝
之律外結怨恨之仇內滅仁孝之脉爲儒乎非儒乎

爲善乎非善乎每有規之者輒以世俗譏嫌爲辭夫
不懼聖制不懼王法不懼不仁不孝之實惡而獨懼
世俗之浮議果何見哉果何見哉嗚呼凡愚之民固
宜隨俗而趨豪傑之士豈可習而弗察乎昔黃山谷
作

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
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
至於因果感應之說
之史傳載之卽

里殺子之中惟

所謂殺無罪之子愆

怪視以爲常不亦異乎

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非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直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今舉女而溺之是愛子不及鄰人之子矣不特此也獄中之囚罪本當決刑官尚展轉於秋冬以延其須臾之生

今舉女而溺之是愛子不及罪死之囚矣不特此也仁人惻隱之情無不徧滿卽蠅飛蠕動尚不忍傷今舉女而溺之是愛子不及蠅蠕之微矣不特此也凶頑之極莫尚乎禽獸然聞猿因哀子而斷腸虎數回頭可哀

有擇於男女哉今舉女而

爲人父母而所爲若

有絕嗣之報但觀其

言無訴宛轉奚聞

生男而流蕩

溺之歟獨不曰生男

逆料不賢而溺之歟獨

其奈之何將謂家貧難度而

溺之歟獨不曰生男而必衣必食其奈之何將謂無

男多女而溺之歟獨不曰受此冥報竟世無男其奈

之何揆厥所繇不過習殺爲常仁心漸滅處流俗之

皆同欺王法之無舉徒便私家之計罔畏鬼神之誅

耳用是知爲之女者其冤枉忿恨之情直當貫日而

飛霜爲之父母者其乖戾不祥之氣必且遮宇而蔽

宙豈非造莫大之愆貽無窮之禍哉觸目傷心用茲

饒舌冀其力改相勸

全其

其

疾苦
殺生廣勸放生捐我不望之財贖彼至重之命或少
止一二或多至萬千使其易危爲安臨死得活天高
海濶一任遨遊日煖風和同歸熙皞雖曰最小之施
實爲莫大之德矣卽母論其或爲未來諸佛或是多

疾苦

所以諸佛於此苦戒

之衆忽遭橫擄其

助而求援正

之間膽

搜

生父母但知覺是同理必難忍亦無論其或獲報於
生前或受償於沒後但生機一觸情自難忘況當草
木之黃落尚戚然而生悲見雲霧之陰慘猶淒然而
失樂驗知真心必徧滿於十虛至仁直沅貫於萬彙
豈有血氣之屬反無哀愍之誠哉唯願常行拯贖俾
仁脉之恒流廣喻朋儕使慈風之普被完滿本來真
心保全自己諸佛仰贊皇仁之化默回殺運之機是
謂爲善最樂莫非太平盛事請垂隻手毋攢雙眉
善友篇

友之誼尚矣德不孤立仁必有輔功難獨運器非自

成雖據崇高之位非友則不能安雖懷琦琬之資非友則多自棄至有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兄不能得之於弟夫不能得之於婦者每發於友之一言而卒完其美友之功顧不重歟然友之名一友之實殊有友以情者有友以利者有友以道者友以情友以利又何貴於友哉其必友以道乎友以道則相忘于形迹之表相契于聲色之先切磋砥礪唯道是歸可以去吾之偏可以啓吾之蔽可以補吾之闕可以成吾之長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友誼之不可不重也明矣自世風既降友道日衰天下

之稱友者利與情而已或利有時而弗得情有時而偶乖則怨尤起或求之已者約求之人者備諱已之所短忌人之所長則怨尤起由是憤憤焉告於人曰天下無良友天下無良友豈盡友之弗良哉則取友之道未善也古之善於取友者勿盡人之情勿覲人之利勿以所長蓋人勿以所短病人亟亟焉惟善是取至有抱神明之資居九五之位而察及芻蕘訪及工瞽則何莫而非友哉至於景行前哲則友不問今古矣他石攻玉則友不問善惡矣廣之至於天法其高地法其厚日月法其明寒暑法其變羽毛鱗甲草

本金石罔不有則罔不可法豈可謂天下無良友哉
余少多狂疾不能納交於大人君子之門又以才疎
學淺故大人君子亦多弗錄於囊中然卒之于道不
至大有悖戾者實得於友之功居多也茲有所感乃
筆之以諭來者毋曰天下無良友則善也

祭玄沙宗一大師塔

崇禎甲戌閏八月十五日鼓山白雲峰湧泉寺住持
後學比丘某謹以山蔬巖茗致祭於古玄沙院宗一
大師之塔而言曰大道既南宗燈益熾雪峯演德嶠
之脉枯木開覺樹之華唯師首出實稱再來白龍江

上棹回萬頃之波飛鳶嶺頭踢破大千之界逆風把
柁收回象骨之球出格生機奪却鼓山之眼寄去三
幅白紙直要欺聖瞞賢接得三種病人盡教成佛作
祖敢保靈雲未徹走徧四海之脚跟直折鏡清深譚
束盡諸宗之手段雷霆千載輝映十方某濫入緇流
稍窺剎影叨主鄰峰之席如淵如水幸瞻白塔之光
若山若斗松濤鳥韻長聞法語之恒流山月江雲盡
覩靈儀之如在茲掃片石贖物尚存特焚瓣香玄關
非邈伏惟尚饗

祭真寂聞谷大師

崇禎丁丑春三月朔旦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稟戒
弟子某謹以辦香杯茗致祭於鉅山真寂堂上聞谷
大師之靈而言曰於惟大師世隆隱德夙稟靈姿將
降毘藍門外驚介胄之擁方離襁褓額邊瞻宰堵之
懸岐嶷卽斷葷茹齟齬不爲兒嬉早慕真諦深厭俗
塵旣入緇流遂培慧種清平菴裏便究生心之源屍
陀林中忽達歸真之路儀峯鼓震奪來不用擬心五
雲門深直入何須彈指蒙頭雙徑笑破虛空講得經
挿草茗溪頓變黃金渾作地佛眼同佛心交徹永明
之宗鏡煌煌妙智兼妙行雙超幻住之高蹤歷歷屹

未流之砥柱力挽狂瀾握當代之金鐔剔開蒙翳鐵
關據險鷄韻難瞞犀燭生光妖形莫遁眉間挂劒殺
活猗在臨時舌本含蓮語默無非這箇法雲蔭地合
地載而同滋慧日亘空盡空舍而曾耀每橫寶掌之
錫三屈無諸之鄉拂開寶善寒雲宛成佛國大布闍
毘化雨有竝河傾寸草悉獲春暉鼯鼠亦恣海飲某
癡懷腐璞癖甘繫匏舌長深苔安庸羣石之點首門
無半屨自分一壑以藏身偶覲慈光卽蒙過譽爰有
寶戒之託兼叅密印之同類神鼎之垂引慈明似圓
通之力噓大覺豈意古道而再見今日遂便駑駘而

備驅後塵三越王春未瞻象表兩承手翰猶聽獅絃
何鶴林之談遽終乃蓮邦之緣正熟深痛梁木之速
壞益嗟大地之無光烏韵風聲總成愁嘆江雲山月
盡是悲心旣千里而特來僅杯茗以致奠特陳正悽
聊展禴誠伏惟尚饗

祭滕秀實居士

崇禎壬申秋九月望後三日建安荷山菴比丘某謹
以山茗園蔬致奠於秀實滕公大居士之靈而言曰
嗚呼公而果逝也耶公逝而有不逝者耶其逝者逝
矣其不逝者遠在人心未可得而俱盡也良以素封

之家多不樂施與卽樂施與亦多恃財自矜好諛悅
佞或逐勢炎涼隨時上下雖有施與而實德則病矣
惟公則異於是予之納交於公計已八更裘葛始自
金仙一晤得瞻芝宇明年秋予辭金仙策杖走三百
餘里徧尋結茅之地竟不可得次春始至郡城寓城
南古觀中公聞之卽趨赴時天大雨谿漲橋沒公冒
雨褰裳而渡及見如逢已親意殊懇懇嗚呼予何所
感於公乃能傾蓋如故若是耶未幾予往居荷山凡
菴中所乏必惟公是需山刹初立典籍全缺公乃出
重貲往秀水請方冊藏經以歸及予作弘釋錄及窹

言二書成公喜甚亟壽之梓嗚呼予何所感於公乃能樂施弗倦若是耶且予孑然一柶矣素無名聞亦無知交爲之游揚兼之性多執古不安與人往還坐是人多不悅或有竊議而嗤之者或有數短予於公誘其他向者公皆若不聞也嗚呼予何所感於公乃能貝錦莫移克恒厥德若是耶迄今歲之八月公困於二豎謂予曰弟子此病決不能起但臨終一著老師何以教我予曰卽從今日打點去將家下事及親與寬悉皆放下惟專持一句佛號若臨終時得此念不失便是往生見佛時也公唯唯遂一如予言閱二

七日沐浴更衣扶出坐正寢請諸淨土友人相助念佛合掌而化嗚呼予何所感於公乃能脫重簪於片言歷生死而弗二若是耶茲值公三七之辰予以俗禮致奠於公不能爲文以廣頌公德但備述予深銘於心而不能忘者如此此必公之獨有深契於衷非他人可得而喻者或宿緣有在卽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嗚呼如公者豈可復得耶靈如不昧其來歆斯

祭張達宇居士

崇禎癸未秋七月朔住福州鼓山湧泉寺沙門某謹

以靈源之泉鳳池之茗致祭於達宇張公大居士之靈而言曰人之有生死猶日之有晝夜歲之有寒暑也故生不足以爲慶死不足以爲悲所重在生而能善其生死而能善其死則非具大智慧大力量者不能也余未脫白時與公及懷庭沈公結淨土社二公皆篤信淨土而余獨兼帶於禪淨之間迨余脫白徧叅不能長聚首然未嘗不神交千里也及余歸閩公獨延余居金仙菴者三載尤見繼戀之情繼居旣之真寂聞沈公預自擇日沐浴更衣端坐西逝真如炙焉生西之證甚明余爲合掌讚嘆喜社中之有人也

迨辛巳之秋歸自金華寓於三峯公同沈公之子皆來會彼此皤然非復舊時顏面及別余執手曰本未殘陽光景幾何彼此老大恐不復再相見也彼此皆悵悵而別今春有興福之役擬或得一見未幾而計音至矣且聞其臨終坐化一如沈公生死之際超然得力如此謂非具大智慧大力量者能然哉大都沈以沉密勝公以決烈勝沉密則其功純決烈則其功猛故皆能頓捨穢質毓神淨邦善生善死爲聖人之徒也但思二公皆先我著鞭超然遐舉而余獨後死遲回濁區良友旣遠孤立無與此則不能忘情於二

公也茲遣僧來奠鄙不能文特叙其相與之始未及
欣仰之私情而已公其鑑之

考

三玄考

予三十年前學臨濟三十年後學曹洞自從胡亂後
始知法無異味又因曹洞而得臨濟近因諸師大起
三玄之諍後學莫知適從予不忍傍觀聊出一手豈
曰好辯哉

臨濟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
須具三要路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

會

此三玄之始也既曰一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豈
可如古塔主洪覺範之逐句分別乎有權有實有
照有用三玄三要總不出此

汾陽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
路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
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
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
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

玄要之旨又被汾陽開通發揚之快會取好昔天

台韶國師答彥明之問以三要爲照要用要照用
同時要失其旨矣

僧問汾陽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
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
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
已辯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閒與大
衆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
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汾陽三句如大火聚近之不得背之非火若能會
取三玄無刺旨矣然猶云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

取何也汾陽不云乎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
菊花新若未忘言難契此旨

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
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變通自在受用無窮喚
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
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上
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計師曰兩隻水牯牛雙
角無欄捲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
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
自辜觸事不通彼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頌曰第一

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問氏問豐干

汾陽云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變通自在受用無窮卽此觀之臨濟之全體大用一三玄盡之矣有秋作大機大用看者非是汾陽三頌雖分爲三乃是不分而分分而不分三頌雖止云第一玄第二玄第三玄其實首一頌卽明體中玄第二頌卽明句中玄第三頌卽明意中玄達者詳之

僧問古塔主曰三玄三要之名願爲標出古曰三玄者一體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有云意中玄此三玄門是佛祖正見學人但隨入得一玄已具正見入得諸佛闢奧

昔臨濟大師但云一句須具三玄一玄須具三要未聞有體中玄等名目汾陽頌亦秋云第一玄等故洪覺範非古塔主妄立然浮山遠公有云意中玄者非意識之意遠曾親見汾陽且久依之者則是三玄之名其來已久非古塔主所立也後來見諸師語錄率皆承用如圓悟碧巖集中亦云三玄

者體中玄句中玄意中玄圓悟既如是釋則三玄之名殆未可非也

古塔主釋汾陽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總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得意忘言道易親此玄中玄也一句明明該萬象此體中玄也重陽九日菊花新此句中玄也

據汾陽頌明言玄要難分但得意而忘言則一句之中無所不包如云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三玄三要皆可冥會今塔主乃逐句分釋三玄則三要又將何分釋乎

僧問如何是體中玄塔主曰如肇法師云會萬物爲已者其惟聖人乎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如此等方是正見纔缺纖毫卽成邪見便有剩法不了唯心僧又問何等語是體中玄塔主曰如佛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插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一踏踏倒起曰萬象森羅百千妙義祇向一毫頭上便識得根源去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己州曰山河大地此等所謂合頭語直明體中玄正是潑惡水自無出身之路

僧進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塔主曰如杏山問石室會到五臺否對曰曾到曰見文殊否對曰見曰文殊與汝道什麼對曰道和尚父母拋在荒草裏僧問甘泉維摩以手擲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意旨如何曰填溝溝壑僧曰一句道盡時如何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來曰南嶽來又問讓和尚爲甚入洞庭湖裏僧無對雲門代曰謝和尚降尊就卑此等語雖起來機亦有出身之路要且未得脫灑潔淨更須知有句中玄

古明體中玄所引言句姑未論其是否但其意愁

是認平常理性未出格量豈臨濟體中玄哉

僧又問既悟體中玄凡有言句事理俱備何須句中玄塔主曰體中玄臨機須看時節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卷舒萬象縱奪聖凡彼此見解所纏不得脫灑所以須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脫一路向上關桮又謂之本分事祇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語是句中玄塔主曰如比丘問佛說甚法佛曰說定法又問明日說甚法佛曰不定法曰今日爲甚定明日爲甚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佛曰廬陵米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和尚

親見南泉是否州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又僧問雲門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門曰餽餅如何是向上關棧
門曰東山西嶺青又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曰藤三
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總通所以體中
玄見解一時淨盡從此已後總無佛法知見便能與
人去釘楔脫籠頭更不依倚一物然但脫得知見見
解猶在於生死不得自在何以故爲未悟道故於他
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話今世以此爲極則天下
大行祖風歇滅爲有言句在若要涉言句須明玄
中玄

古曰透向上關棧無佛法知見是也又曰能與人
去釘楔脫籠頭不依倚一物是也但曰脫得知見
見解猶在且曰未悟道既未悟道則所謂見解何
能透向上關棧乎自己之釘楔未拔籠頭未脫何
能爲人去釘楔脫籠頭乎是知古之所謂句中玄
但是學解之流說出許多玄言妙句而已豈臨濟
之句中玄哉

僧問何等語是玄中玄塔主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
令我得入又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

來意祖曰我今日無心緒但問取智藏僧問藏藏曰
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僧問海海曰我到這裏却不
會又臨濟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三問三被
打此等因緣方便門中以爲玄極惟悟者方知若望
上祖初宗卽未可也

古所引因緣皆是不涉言句者謂之玄中玄惟悟
者方知誠如是則前所引廬陵米菰三斤雲門餅
等祇是句中玄未具玄中玄皆未悟者所能知也
又如汾陽所謂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西河弄
師子等亦祇是句中玄未具玄中玄皆未悟者所

能知也其謬甚矣是知古之所謂玄中玄盡屬妄
想豈臨濟之玄中玄哉

僧曰三玄須得一時圓備若見未圓備有何過塔主
曰但得體中玄未了句中玄此人長有佛法知見所
出言句一一要會三乘對答句中須依時節具理事
分實主方謂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見
故道眼未明如眼中有金屑須更悟句中玄乃可也
若但悟句中玄卽透法身然反爲此知見奴使竝無
實行有憎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體中玄也雲門
臨濟下兒孫多如此凡學道人縱能悟得二種玄門

又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脫灑路上始得平穩腳踏實地

既悟體中玄而曰不忘知見道眼未明則此體全妄未得爲玄也既曰但悟句中玄卽透法身而猶曰未明體中玄何也夫體中玄正是法身邊事豈有透法身之人尚不明法身者乎是知古所認體中玄非明法身句中玄非透法身總之妄生擬議而已大抵三玄須是一句具三一時圓備不可以前後淺深分一若有缺則二皆滲漏亦不得名玄也至覺範好論古之失而不能深明其失但詆其

不合以玄沙三句判三玄而已夫玄沙三句其語具在彼第一句有云若知出格之量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今古所云長有佛法知見等語正未出格量坐平常見者也擬之玄沙第一句不大逕庭哉玄沙第二句有云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欲愛見之境今古云爲知見奴使並無實行有愛憎人我擬之玄沙第二句不大逕庭哉玄沙第三句有云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今古但云不涉語言乃取世尊良久馬祖答離

四句臨濟三次弊棒等證謂其不涉語言擬之玄沙第三句不大逕庭哉是知古固不識玄沙而覺範非特不識玄沙亦並不識古也輕呵妄引覺範之過甚矣

覺範曰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故明道者假以語言發其智用以言遣言以理辯理則妙精圓明未嘗間斷謂之流注真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而明之不死於句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脫略窠臼使不滯影迹謂之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三玄之說本由遣病故達

法者費解其意知意則索爾虛閒隨緣任運謂之不遺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者也

此覺範之所謂三玄也自此方教體至一句明明該萬象明體中玄也自得之者至重陽九日菊花新明句中玄也自三玄之說至得意忘言道易親明意中玄也昔古塔主以汾陽頌分配三玄大乖汾陽之旨今覺範亦從而分之何耶又覺範每呵古塔主不合妄立體中玄等名目今亦暗承而用之何耶且其釋義前二玄亦祇是玄沙古塔主之說惟後一玄不同耳是知覺範所論多任一時之

撰述

快矛盾若是人每愛其才而遂信其說其遺害可勝道哉

覺範曰非特臨濟喜論三玄石頭所作參同并備具此旨嘗深觀之但易玄要之語爲明暗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又開通發揚之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在暗則必合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中玄也至指其宗而示其意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下廣叙明暗之句奕奕聯連不已此句中玄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道人

日用能不遺時失候則是真報佛恩此意中玄也以參同之明暗爲玄要復以三玄分判參同大失兩家之旨文字禪中亦有一篇與此大同小異又謂參同卽臨濟之句中玄夫同一參同亦同一覺範也所判之不同若此將何以取信於人乎吾觀覺範之謬妄視古塔主殆似過之彼一生屢經禍患踰躅終身益有以取之也豈曰無妄之災乎

龍潭考

宋景德傳燈止載天皇悟嗣石頭而不知同時有二道悟一嗣馬祖住荊州城西天王寺一嗣石頭住荊

撰述

新編古今圖書集成卷第七

三

州城東天皇寺歷考唐歸登撰南嶽讓碑圭峰答裴相國宗趣狀權德輿撰馬祖塔銘皆可據及後達觀穎所引丘玄素符載二塔銘載之益詳此無可疑者但丘銘中以龍潭信嗣天王悟此則不能無疑焉予嘗考雪峰語錄峰對閩王自稱得先德山石頭之道又鼓山晏國師語錄序中亦稱晏爲石頭五葉孫此二書在五代之際去龍潭不遠豈應遽忘其所自哉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一也又龍潭信家居荊州城東天皇巷以賣餅爲業日以十餅饋天皇和尚皇每食畢嘗留一餅曰吾惠汝

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其別有旨耶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二也又信一日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信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爲汝低頭何處不指示汝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

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又一日問從上相傳底事如何皇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信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皇曰淺草易於長蘆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三也今此三段所證昭彰如是而直玄素塔銘中以龍潭嗣天王何得獨異察知明是後人妄將崇信改入天王塔銘中以爲爭端耳不然必將前三段所證之文一筆抹去而後可以成其說也又張無盡嘗謂雲門機鋒似臨濟宜爲馬祖之後此則齊東野人之語也古來同稟一師而機鋒各別者多矣豈必盡同如雲門法眼同出雪

峰若雲門當歸馬祖則法眼又當歸石頭耶如丹霞投子機鋒不亞臨濟杏山與三聖皆失機於石室則丹霞投子石室又當改入馬祖下耶又如南泉父子皆馬祖之嗣也而不用棒喝爲山父子皆百丈之嗣也而不事孤峻又當改入石頭下耶且予嘗考雪峰全錄其禪備衆格波瀾濶大故其語有時似臨濟有時似曹洞其徒如玄沙長慶保福鼓山安國鏡清等皆然卽雲門雖機用獨峻而實語不十成機不觸犯且歷叅曹山疎山九峰乾峰其語具在如三種病二種光等語則全本乾峰此尤其顯然者也豈可謂其

撰述

同於臨濟當嗣馬祖下也無知之徒固難與辯高明之士可考而知故作是以告天下智者幸詳察焉

弟子弘忠弘遵
大周魯功調陳
太慈太順全刻
廣錄第十六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六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疏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獨詣師造靜室疏

原夫無動無靜者妙道之體有動有靜者妙道之用
舍靜趨動者凡夫之迷厭動耽靜者二乘之執若然
則晏坐深林株守寒谷避塵氛而弗入甘枯木之弗
榮將無蹈二乘之偏轍乖實教之大旨乎是蓋有微
權也道非靜也必由靜而後明道非動也必由動而
招蔽語云探珠宜浪靜動水取應難故我佛設教上

根之士則動靜雙忘超然獨證其次則先習定水次發慧光非耽靜爲休歇之場實借靜爲入道之要誠能由靜而明慧光輝映則山河大地一切境緣謂其洞然無物可也謂其決非他物可也謂其爲山河爲大地爲一切境緣亦可也夫如是則朝市不爲鬧山林不爲寂大千不爲富一壑不爲貧大衆不爲多一人不爲獨雖終身向萬仞峰頭目視雲漢謂其爲廓動耽靜得乎若生死根未能斬絕水牯牛未免犯稼浪游俗境不知返攝將見心逐境而駛遷智隨物而霧惑雖托名大乘其爲自欺亦甚矣壽昌獨詣師了

影七石山頭精修禪寂已經三載矣茲復于龍津之源擬立數椽以爲宴坐之所蓋亦借靜以求其無動無靜者也聞中古號法窟宰官居士無不久味禪悅洞深法喜慨然而施不日而成又豈待余言之多贅乎但動靜不相干一句却請師自領荷去

道顯建佛頂庵疏

東崑之口有山名岫嶠岫嶠之巔有庵名佛頂歲月寢久棟宇差脫風飄雨灑雪霰滿床道顯上人居之垂二十秋今勢難仍舊理在更張乃謀重建於余余曰子亦知建刹之意乎昔世尊遊山次顧曰此處宜

建梵刹帝釋卽豎起一莖草曰建梵刹竟看他父子
唱和如線透金鍼舉揚斯事如滴含巨海若能識得
此刹則吸盡江西之水推倒大雄之山轉大千經卷
於半晌之間叅刹海如來於一塵之內雖然如是帝
釋未豎草時世尊梵刹早成就了也還識得麼呵呵
此二千年前臭爛葛藤是事且置今日斬新公案不
免爲諸人拈出岫嶺深處宜建梵刹曾請諸檀出一
隻手正好當機領略切莫道神通妙用不如帝釋也
且出一隻手時如何合掌曰珍珠撒出紫羅帳直教
大地盡黃金

妙高峰建觀音殿疏

梅檀觀音像者先是秋浦上人募造邑中王臣宰官
長者居士咸樂助之像旣成將擇地以居適上人告
寂擇地未決僉議以妙高峰當三里之中爲一邑之
鎮翠映全城影搖二水宿爲名勝之區擇是以居大
士誰曰不宜於是衆不約而集手昇大士像置之峰
頂將別營殿以祀之住僧某特來山中乞某一言爲
勸某溪南之鄙人也濫竽緇侶藏拙荒林奚敢持鴻
毛之輕瀆大人之聽乎旣弗克辭乃藉大士之靈以
告曰經言大士之惠上與諸佛全慈下與衆生同悲

與諸佛同慈則慈應而無緣與衆生同悲則悲發而無盡由是大士實無一處無一事無一時不在衆生心想中衆生亦實無一處無一事無一時不在大士心想中大士日於衆生心想中放大光明施大甘露而衆生不知唯不知而大士之慈悲益深矣衆生日於大士心想中鼓黑暗風長煩惱燄而大士不捨唯不捨而衆生之苦惱或有瘳乎故大士之視衆生如慈母之撫孺子衆生之皈大士宜如孺子之戀慈母倘背母而他逝則零丁辛苦豈母之弗慈也耶今者旃檀瑞像旣已示現峰頭黃金寶殿次當奏成日下

某願人人發孺慕之心回他逝之情撥轉向上機關露出通身手眼則雲輸川委之金帛麗天絢日之莊嚴又何待吾言之喋喋也雖然如是大士今向妙高峰頭放光動地久矣各請直下承當更莫回睛轉腦降福山建庵疏

建治之東五十里有山名降福巉巖歷落雄踞雲間每歲中秋居民必備香儀祀月天於其上今上丁卯僧某結廬茲山習杜多之行已經三載里中士女咸謂宜建庵以便焚修乃謀于余余曰月之爲物也懸形蒼表流光大地生民藉其輝映萬彙資其清涼故

民咸樂祀之報其功也且其德大有近于吾佛之道者靈照自如虧蔽不能損其光何其明也影現衆水大小未嘗異其照何其公也觸波瀾而不散何其寂也歷汙濁而不染何其貞也循環不失其運何其恒也盈虧不爽其時何其信也光被四洲吞萬象而心實無應何其虛也備茲七者大有近於吾佛之道故靈驚標之藥山嘯之韶陽對之濂洛弄之至于寒山道底則曰我心似秋月無物堪比倫嗚呼月之德亦云盛矣卽立庵而專祀之亦奚不可況能因月而事佛因佛而事心則本覺自昭障不能昏非月之明乎

廣利無方恩怨不二非月之公乎處喧囂而常靜非月之寂乎居塵穢而獨潔非月之貞乎自強不息非月之恒乎乎及豚魚非月之信乎順物而應應而無心非月之虛乎夫如是是真能事月者不然不克反求諸心而逐逐於儀文香火之末是媚之也亦誑之也媚之誑之不可以事月況佛乎況心乎茲者降福之役蓋將因事月而事佛因事佛而事心者也夫橫目之民皆知有月舉頭見月孰不歸心吾將見樂輸而樂成之固不待勸而集第恐其不免於媚與誑也故因以廣告之二云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

南禪寺結孟蘭盆會疏

天下之有爲者莫盛乎生天下之有生者莫盛乎親
親也者生之本而有爲之原也可弗重歟故夫子獨
首務於此乃著孝經且曰吾行在焉若我佛張無爲
之化崇出世之法宜于孝在所略者然考其大戒開
端卽曰孝名爲戒亦名制止曰孝順至道之法是孝
爲大戒之本也又經曰使我得成無上正真之道者
由孝德也是孝不獨爲大戒之本亦爲六度之本亦
爲三藐三菩提之本也至于訓諸弟子則謂父母與
補處菩薩等許弟子減衣鉢之資養其父母父母有

正信者可恣與之無正信者可稍與之藏中勸勉不
一而足何嘗不以孝爲首務哉但我佛之孝與世俗
異世俗之孝在順其情我佛之孝在順其性世俗之
孝在資其形我佛之孝在資其神且謂父母之精神
逐浮情而變化隨幻業以昇沉乃推及於三世無不
欲委曲保護俾得措於大道第以神性之理旣微變
化之機復冥故世俗莫之能知莫之能信輒曰佛氏
無父佛氏無父亦未之深考也夫順性資神之道固
所難明而形情之間亦豈遠于人法哉如釋尊初割
愛入山修無上道道旣成乃謁母於忉利爲母說法

三月而還其國爲父說法國人皆化之及父王沒躬率諸釋負棺以塋弟子目健連欲挾其母則爲說孟蘭盆法且囑諸弟子歲必行之凡若此者皆示同入法特其教迹各異矣建城諸居士請百拙座主於孟夏之朔啓講孟蘭盆經至望日則如法設供兼修懺摩及瑜珈施食法是俾其親神超冥漠之天化移思議之表天地有所不能制惑業有所不能拘其法利殊常豈但五鼎之豐三獻之勤以爲能孝乎蓋其迹則略近於世俗追遠之祭而資神之妙唯我釋爲獨至也某歸禪有日祀事久虛不孝之罪無所逃責聞

茲勝舉不覺慚喜交發故不辭筆舌首爲唱言凡有親者請入斯會倘不以余言爲妄則幸矣

栢山建庵疏

粵自摩騰入漢僧會來吳實創基布幾徧域中列聖相承靡不崇重豈徒爲是不急之務侈耳目之觀乎蓋以佛之爲教也究極一心之原則孔老有所未發廣包十界之外則經史有所未周立因緣以爲宗則空有雙妙而百家無以置其喙設止觀以爲門則體用交融而千聖莫能異其轍蕩開積劫之迷謬翻示本有之真常故二千年來洞性命之奧窮生死之源

者未有不歸於我佛者也故其崇奉之間必極其誠敬而金錢穀帛所弗吝矣卽其下者或藉之以開自新之路或假之以成請福之門雖功在有漏終不唐捐近之可作入道之緣遠之必爲解脫之因如華嚴經食金剛之喻是也如法華經聚沙爲塔各成佛道是也茲建水之西真武嶺之陽有山名栢山者突出天半俯瞰全城千峰頓舞於座下二水交流於席間晴嵐夕暉帶瑞光而掩映松雲竹雨傍佳氣而惹籠實靈秀之所鍾吉祥之所集第隱而未發大有待於今日者也某上人夢寐斯山蓋亦有年今暫依敗屋

習靜其中而里閭諸老咸謂此地宜建寶方爲國祝釐但以山非止於一簣海必資於羣流乃不揣綿力徧干有緣唯願各弘檀度共贊嘉猷施一文以及百千萬文滴滴全歸海若勸一衆以及百千萬衆珠珠曾攝網光則栢山雖小終爲淨國之殊因建立雖粗咸爲妙道之勝行矣謹疏

雙淙寺造佛像疏

吾聞易之爲教也必立象以盡意而造易之道者必忘象以明心象不立則意弗盡象不忘則心弗明故未有不由象而入亦未有不忘象而得者用觀我佛

之教亦若是曩者靈山會上橫說豎說不爲不多矣而猶必設像以示之蓋以像者象也象之所示者圓言之所示者方象之所示者廣言之所示者局學者多以有執著之心觀有局量之言所以機死於境神困於慮求其廓然天解不亦難乎唯懸象以立教則言不可得而詮心不可得而計忽然遇於目契於神心與象俱忘而慧光渾圓輝映十方矣彼三百餘會五千餘軸又有過於此者乎雙溪基上人重建寶方棟宇落成但聖儀未備勢必次及復有待於諸檀也夫造像功德諸經備載亦諸檀所稔聞者至於由像

契心優入覺域則其功德較前功德爲何如哉且由心造佛佛卽是心假彼他佛成我心佛是又不獨爲雙溪造佛也謹疏

北山靜室化米疏

北嶺岩巖直聳千尋之勢東峰橫亘常浮萬竈之煙清冷雲中昔來已成實所荒蔓草裏今日幸構蝸廬歷六載以修因蓋有志矣攝一心以入道乃願學焉但釋種兒孫本無卓錫之地比丘執範獨有持鉢之緣猗此凡軀未可指松栢爲食素無仙術詎能吸沆瀣而充勵功信在於一人資糧必假於衆助不免打

開布袋便請撒出珍珠

避影山房化佛像疏

優填瑞像肇勝化於西乾阿育靈儀浮祥光於東震
休道跋提已滅疑從兜率再生炳煥世表之休明映
奪人間之秀麗戒定慧三學離此難求法報化三身
祇這便是儼神像之如在敢不敬乎望佛果而知皈
賴有此矣今既就陰而息影首假立像以攝心欲成
滿月之容請下如椽之筆

龍潭靜室化田疏

石塘巖畔珠樹映白毫之光龍井窩中金繩耀彩雲

之色數椽草屋堪爲息影之區一片冰心早成逸老
之計蒲團拄杖已結友於青丘雨笠雲蓑將有事於
綠畝但仰山無插鋏之地平田少驅犢之場恒產無
存供資有待蒸砂未能作飯烹雲詎可療饑欲求百
丈之疇必須甘贄之鎗鋤頭下好窮大義筆尖上請
放光明

蕉林金仙庵化萬人緣買田疏

蕉林積翠久覆舊隱之蹤金刹浮光遠繼古仙之苑
萬松影裏不妨揭起把茆十字街頭便好打開布袋
要得食輪先轉的須檀度樂成驅牛未問於平田出

鏡冀逢乎須達欲從一鋤下覓取半箇敢向片楮中尋出萬人不辭拈起話頭便請各開笑口

白水巖諷華嚴經疏

蓋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更於何處有經徧法界是華嚴一經卷更於何處著眼若也於斯領略便已脫彼廉纖說甚十種玄門打人不須彈指縱道一真法界笑破豈用回頭愁爲習障轉深無奈塵封難剖若不從音聲海震地喧天怎能得光明雲輝今映古要入毘盧海裏橫架鐵船且向觀音門頭直揚影草一聲入耳何須更歷百城半偈冥心正好直超九界梵音

纔舉豁開大地之心光寶帙初繙頓圓一生之佛果偉哉法力奇哉衆生箇箇自具一經祇要自悟自證人人同登此會管取同號同名

萬石灘頭建中元水陸齋疏

煙汀雲暗雨淙濛常漲翻空之浪沙磧月明風慘切時聞泣夜之魂綠柳岸頭正好垂援溺之手白蘋浦上孰能橫度險之舟茲某當目連掣倒之日啓梁武修齋之儀直教鐵圍山頓消日下岸看金沙地立現灘前大川漩澀任乘風而利涉客帆搖蕩儘破浪而無虞願出五家之財全修三堅之法實有徵而可信

幸勿迂而弗從

寶善庵請大藏經疏

靈山老人出世一番從無說有古根拖地雖曰經曰律曰論因機而設藉緣而興若干波競起萬峰爭峭要之祇明此本地風光而已是知大藏之中一言一句竝是諸佛之心髓衆生之法藥又安論其爲權爲實爲教內爲教外乎近日黃口禪雖動輕三藏却記宗下語言棒喝以爲生活不知其執滯筌蹄度量佛智在宗而違宗在教而背教其弊正等也茲聞谷大師飛錫南來寓劔州之寶善禪衲輻輳機固非一而

大師門庭廣大三根竝攝由是監院心師思請大藏會潤羣機時有文學徐君首發大心揮金爲倡然大厦非一木之能構爲山非一簣之可成倘得同出一手共贊嘉猷則一文一粒皆濁海之寶帆而佛果之真種也待他年踏著本地風光却向他道三藏靈文原是多年故紙亦有何過

鼓山鑄法華銅鐘疏

衆生礙於形局於方分寸成隔而不能通其能通者唯聲與聞也是知聲之所暨最廣而聞之所迨最神凡寓內齊衆之法醒衆之方捨聲聞無能及者今上

自朝廷下及僧舍凡警晨昏齊進止必有藉于鐘豈非鐘以聲聞爲用乃處衆者所必資乎至于釋典所載冥途聞鐘聲而苦具爲之頓息關內聞鐘聲而觸體爲之頓碎則其用益神矣鼓山湧泉寺闢草重創能始曹公首建大殿齋堂得山林公乃於大殿之前建鐘鼓二樓及方伯申公來遊茲山遂捐俸金命範法華銅鐘由是寺乃遣僧行乞翼成勝事夫以法華而入鐘聲以鐘聲而宣法華俾人人一著耳根卽領全經無勞濡滯草庵而頓獲家藏不庸走出火宅而穩駕白牛其爲福田利益爲何如也抑聞之鐘之爲

器也必三合而後成聲必五合而後成聞夫聲必假於三合則聲而非聲矣聞必假於五合則聞而非聞矣聲而非聲則非聲之聲逼塞虛空矣聞而非聞則非聞之聞周徧法界矣從此悟入鼓山鐘早鑄成了也如其未然且待一火功成之後自有大口阿師曾爲一切人說破在

一中上人請方冊藏經疏

曰經曰律曰論黃鳥一聲兩聲若佛若法若僧白雲三片四片世尊從無說有橫安龜上之毛衆生自有尋無苦索爐中之雪未免空鑽故紙恰如癡守枯株

若是出格之機定不從門而入怎奈迷封滯殼每驚
暗裏繩蛇所以說短道長特架空中樓閣法法盡從
這裏去沙礫總是精金言言不自別處來瓊官現於
莖草三百餘會誰非搖影之鞭五卞靈文盡是上狂
之藥因指若能見月長安不用更尋就路便可還家
漢陽去此不遠茲有一中上人戒月久嚴悲花頓發
欲窺大智之域須假多聞之方未轉半藏於趙州先
請全書於秀水是佛說是魔說直須倒却剎竿非權
乘非實乘祇要踏穿添桶海中波無二味豈計來源
門外路有千條均趨輦下三草二木竝資法雨以芬

敷七寶八珍一任貧兒之採取筆乾古短弘讚固不
可窮蚊負蟻緣流通豈其敢後爲題卮語徧告檀門
同轉法輪的屬菩提種草共出寶手庶哉般若根苗
謹疏

鼓山諷華嚴經疏

鼓山故禪刹也自興聖肇基聯燈不絕七十餘代禪
化大行至嘉靖間爲祝融氏所廢鞠爲茂草天啓復
創延博山和尚開堂大演宗風庶幾匹美前休但禪
堂歲必諷華嚴以爲日課禪者或以爲嫌予謂華嚴
宗法界少林傳一心路分兩徑歸本一揆況真實叅

禪者自古必兼庶務如雪峰爲山皆充典座楊岐興聖竝作監院豈以一卷華嚴而遂爲叅禪者所礙乎又如龍樹馬鳴皆兼教乘圭峰溫陵竝註經論豈以一卷華嚴而遂爲叅禪者所礙乎昔杜順和尚作頌曰懷州牛弊永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此頌若謂是教華嚴八十一卷出於何卷若謂是禪渠又是華嚴初祖可知但要明此禪也著教也著不必割截虛空競分彼此爲識者所笑茲因歲例募諷華嚴故筆此以解其惑若夫因果福德之說茲不敢贅

鼓山募米疏

石鼓乃省會之鎮湧泉爲禪衲之淵忠懿肇基以來遠歷七百餘祀興聖唱道之後永聯七十餘燈無奈禪風漸替而弗揚所以佛力益窮而莫振加之祝融煽熾遂爾蘭若丘墟殘碑倒卧莎庭狡兔橫眠佛座茲者欲吹久灰之燄結茅於衰草之中思續旣斷之絃豎拂於荒煙之下腰包方集猷畝已空未及一心而問教問禪方將仰首而呼庚呼癸枵腹何能辦道備緣方可安居佛有遺規止資命於一鉢僧無恒產但糊口於四方若欲先轉食輪必須遠遣乞士雲門

餅趙州茶固是咀嚼有分廬陵米金牛飯便請布施將來

怡山長慶西禪寺重建法堂疏

閩城之西五里許爲怡山其上蓋有長慶西禪寺云寺助於唐懶安禪師自大滌來居白牛橫觸耕翻大地有句無句攪亂當時繼而稜道者則以雪峰鼈鼻毒氣薰滿閩浮歷代燈傳繩繩不絕與雪峰鼓山稱閩中三大刹自入明來法燈漸泯以至今日則無論振宗揚教不及疇昔卽棟宇之彫弊亦幾不可支矣憲長曹公有痛於衷乃極力主張之命住僧募修大

殿今經三載功幸告成而法堂傾頽如故居者抱惡遊者興嗟曹公之意猶未釋然也由是住僧復發大心再行募化薛居士某則首捐金以爲衆倡余惟叢林之立必建堂以演法蓋以三寶住持雖曰並重而接物利生莫法之尚佛者主此法者也僧者演此法者也使佛而無法何貴於佛僧而無法何貴於僧且諸佛之所同師羣僧之所共奉爲出險之寶筏爲破暗之明燈法誠不可一日緩而堂顧可一日廢歟是宜緇流之旦夕弗寧亟思締構也然檀那之傷今弔古者實有同悲今順風呼之豈有弗應者乎吾知金

帛之委輸棟宇之崢嶸可計日以待矣第法必藉地而後弘地必藉法而後重使有堂而無法亦何貴於有斯堂也萬象之中獨露身乃七百年來未了公案迎陵玄音不容久歇余又不能無厚望焉諸君其勉之

寶善庵建舍利塔疏

昔世尊化權旣畢歛彩雙林復化爲舍利俾流光現瑞永爲人天福田蓋其悲心弘願無有窮盡乃爾垂迹於末代也汴之通許縣洪福寺故有塔歲久傾圯近年因流寇至縣官取其磚修城得一石匣方二尺

啓之中藏銀匣一貯金像二尊銀瓶一貯佛骨一節骨中舍利如黍水晶瓶七各貯舍利若干粒及考其舊碑則宋皇祐初曹后命中官瘞佛骨舍利於塔之第五層蓋宮中歷朝所奉悉舉而藏之塔中也時宜興曹安祖大叅爲兵驛道請舍利一瓶歸宜興擬建塔南岳山中以疾作弗果臨屬續以舍利囑嘉興曹愚公侍御余次年到苕溪真寂侍御公乃送舍利至托余任其事適值屢歲弗登弗克速成因思金陵匡廬鄮山俱有舍利輝映人天而閩中獨未之聞乃欲歸閩立塔會心石師暨諸檀越來請遂俾頂戴入閩

今議建塔於劍州之寶善蓋以劍州爲八閩要道而寶善復僻入山中非飲酒茹葷之輩所得過而問也夫此舍利遠在十萬餘程之外歷三千餘年之久而止於茲丘我閩衆生自開闢以來所未見聞者今得遇而躬禮之是豈眇小之緣哉且此塔旣成庶幾紫磨金身常在說法而一瞻一禮咸沾殊利永爲菩提種子矣願我同倫共出隻手

羅山法海寺修淨土懺疏

淨土之教本於大彌陀十六觀等經稱西方有極樂世界其功德莊嚴最爲第一而彌陀世尊攝諸衆生

歸於極樂其誓願廣大又最爲第一衆生生者永斷諸苦直至成佛無有退轉其福德利益又最爲第一求生此者但以淨心爲本其淨心之方或持名或修觀或廣修衆善其簡直易行又最爲第一故諸經廣讚列祖弘揚自佛教入中國來受持之盛獲效之捷無有踰於此者但恐無始劫來罪根深重則障緣實多淨德難成由是宗慈雲懺主依天台教法歷考諸經撰爲懺法總之以淨心爲體以三觀爲宗以滅罪爲用以往生爲趣事備理圓凡修此者當先發三種心一者直心二者深心三者廣大心具此三心然後

依之而修則非獨罪山可摧黑業可滅當不出道場而可以親見佛光蒙受記莚卽娑婆界內坐金色寶蓮之座也茲羅山法海寺爾和上人乃結諸淨侶同修此法曾爲四恩三有布淨土之因作往生之緣母曰有爲之功久必敗壞將見金剛之種永不消亡倘能各發三心共修二施則金池之花輪日長而菩提之妙果非遙矣謹疏

重建鼓山湧泉禪寺疏

昔當五代之際象骨峰頭玄波海湧其闢首出一枝號聖箭子者則興聖國師是也國師應闡王之請居

鼓山湧泉寺唱三昧下事擁毳徒一千五百人禪風大播域中厥後聯燈續焰者七十餘代可謂罕匹其休者也入明禪風不競而佛火經聲猶自不絕至嘉靖間以弗慎厥德遂爲祝融氏所廢鞠爲茂草者將七十載萬曆間郡紳陳公一元曹公學佺始倡復之功未及半力已告竭以任事者非其人也崇禎辛巳殿復爲海風所敗岌岌乎不可復支適余自浙東歸諸郡紳命余尸其役余見勢不可仍乃謀更造時在癸未冬十月也未幾世厄陽九事勢之難實百千於前幸龍天默護亦得漸次修建於大亂之中七歷寒

暑而功尚未竣今歲干戈甫定乃仍遣僧行乞蓋人心有佛決不以時之治亂而有存亡況佛誓無疆又豈以勢之難易而有間斷哉惟冀諸檀門各捨不堅之財共補久虛之闕事雖墮於世諦終成勝果之因道雖極於菩提不捨有爲之績謹疏

鼓山建中元廣薦會疏

慨自人事非一天命靡常乾坤值否泰之交民物當鼎革之會兵戈劫起儘教血染青山鯨浪禍生忍見尸沉黑海況疾疫繼至每聞哭泣之聲饑饉洊臻難免溝壑之殍下民無自活之計鬼錄多枉死之冤惟

仗我佛之良猷可解斯民之毒苦目連餉母乃中元賑濟之期僧伽自恣實諸佛歡喜之日親恩固堪仰報滯魄亦可兼超經演十玄圓頓之妙門可入懺宣十卷梁武之遺教猶存設蘭盆於日中聖凡會供施甘露於景暮神鬼同歸是爲大聖之慈航亦增下凡之厚祉那箇作佛同懷會濟之思誰人無親共存迨遠之念惟願揮彼阿堵物正宜圓此菩提心不辭拈起話頭便好各開笑口

修長樂龍泉寺疏

長樂之有沙京文獻之勝區也沙京之有龍泉寺又

禪祖之勝區也寺創自唐之中葉咸通中始賜今額百丈大智禪師實脫白受業於茲自唐迄宋殿宇之崔嵬龍象之蹴踏郁郁乎稱上剎也入元禪學寢衰日就凌夷至明之天順遂盡化爲屍陀林凡一百三十載至萬曆間故太守陳公玉運承葉公時敏首倡興復舉僧大正董其役復得其徒常惺佐之由是轉棘林爲寶方化北邱爲淨國而四方之考往蹟弔前修者無復彼黍離離之嘆矣然烏兔邁往計今已五十餘年屢經風蕩雨漬凜凜有大過棟撓之懼夫世運遞變物力漸消固無有常而不壞之理但補偏救

敝以貽諸久遠功則在人也釋今弗修將前功且歸於何有而後來亦失所憑依則是役烏容緩乎此正諸檀那急出一手之時也宿緣有在時機不再白毫光中正好打開武庫紫羅帳裏便請撒出珍珠雖家有貧富之殊物有輕重之異而好善一念實靡有間竝自菩提心中流出萬善同歸皆成佛道正如江河溪澗以及涓涓之泉咸趨溟渤盡化爲鹹又安有小大異同之可辯哉或者謂天造草昧之時生民以救死爲急何暇營此不急之務予謂世運有否泰佛性無存亡諸佛在衆生心想中日轉無上法輪無有斷

絕又豈治亂之所能間哉惟在有智者能不昧耳今日之事爲有智者言非爲無智者言也爲有佛性者言非爲無佛性者言也又何辭於喋喋哉謹疏

諷經護國疏

鼓山湧泉禪寺傳法住持比丘某謹卜今年三月朔旦躬率僧衆諷誦仁王護國經二十四部祈靖寇氛以綿國祚者伏以勢居坎窞誰爲出險之援禍至堅氷安得回春之力仰于大覺俯昇洪慈切念某誕躬塵世寄跡空門木食草衣滴水悉濡於聖澤巖居穴處寸土竝覆於天庥捐頂踵而難酬捧涓埃而莫報

何意日中之運遽逢薄蝕之災饑饉洊臻老稚盡轉於溝壑干戈數起士農半入於潢池鯨波未靖於海南鐵馬正驕於塞北中原板蕩陣雲染戰血成黃全楚陸沉原草將枯骨同白秦關旣破兵投刃而鼠奔晉險亦逾官奉檄而草偃害將及乎宗社勢必迫於神京近因南北之耗不通以致上下之憂特甚緇衣旣芻徒懷獻曝之誠佛德可憑恭宣護國之典伏願金輪永鎮鼇極常安鋒鏑頓消四郊之呻吟驟息寇兵遠遁萬姓之疲困盡紓日月代明長懸無外之炤地天交泰共釀太和之休匝地而大有書年曾天而

太平垂象某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崇禎皇帝遐升禮懺疏

伏以堯天久運八紘戴覆育之恩舜日驟沉四海失
依怙之主思修報國之典聊陳用禴之誠竊惟某四
依托活六事隨身山密林深甘作釋氏之子天高地
厚容爲聖世之氓躍冶頑金亦是乾坤之陶鑄不材
凡木誰非雨露之資成歌帝力而未能沐皇仁而思
報雖乏股肱効忠之力尚有晨昏致祝之勤夫何禍
起綠林敢揮戈而犯闕變生宮掖忍鬻國而啓關驚
軒轅之上升徒仰龍車而莫及悲放勳之徂落欲攀

天仗而無從鬼哭神號孤憤上干於白日天崩地裂
深痛直徹於赤心空懷寸草之哀誠罔答三春之大
化用遵古皇遺範特申虎拜之恭徧舉善逝洪名屢
罄嵩呼之悃提瑜伽之秘印雨法財於空中顯吮哩
之妙光破鐵城於地下修茲圭撮之微善仰答鴻濛
之巨恩伏願天祚彌隆皇仁仍溥神威廣運再造不
壞之河山睿德益昌重揭大明之日月挽回殺運躋
蒼生於仁壽之天殲滅妖氛轉鴻鈞於清寧之宇某
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崇禎皇帝遐升禮懺表

撰述

伏以天步多蹇適值震驚之時帝德難忘益深孺慕之悃隔幽明而寸心弗易亘今古而大義不磨思報德之無從聊攄誠而致禱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貞元運變古今之局何常天澤分彰上下之名素定域中首崇三大敢忘修敬之心釋典尤重四恩深懷報德之念蜎飛蠕動誰能背化日光天潤草岩花亦盡沾和風甘雨曾天在宥易地歸仁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明天縱英武性成視民如傷類周文之至德律身以儉同夏禹之丕謨夫何國運方衰遂爾天災洊至百千萬變拮据惟屬於一人一十

七年焦勞豈紓於半日痛丁陽九之厄苦遭龍亢之殃禍起潢池叛賊布衽金之網機深社鼠逆璫開鬻國之門致使龍馭驟升棄萬機而弗顧天容益邈悲九土之何依某等田衣賤品髣髴遺珉痴蠢何知出俗甘同於野鹿貧寒苟活無家實類於飄蓬借潤恩波愧寸長之無補偷生草野欲百贖而何從徒有梵竺之科少殫縑流之敬上仗佛天之洪願下集僧行之精誠七日勤劬演梁皇之懺法午夜秘密行古佛之瑜伽用茲善因上嚴聖駕伏願睿德日隆天禧益盛遊神金闕還著佛日於諸天毓德蓮臺廣播皇仁

於九有再祈勿靳宜炤之光仍畀否傾之吉廓清妖孽重見宇宙之清寧默輦皇圖共喜河山之帶礪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稱上以聞
建州孫道臺請祈雨疏

疏爲祈降甘霖以蘇民困事今歲入夏以來亢旱日久本府道臺孫某率諸僚屬徧禱羣祀弗得雨乃差官齋香入山命某代請某集闔山大衆持誦大悲神咒開壇之次謹露心章以聞伏以國以民爲本牧養之政宜勤民以食爲天稼穡之功難廢必資雨澤之灌溉豈容旱魃之焦枯何當祝融司令之時全無顯

項効靈之日雲屏屏兮風使之滴日皛皛兮雨無以至已曠其乾矣如遭坐餽之炊乏雨以潤之孰慰望雲之想維禾稂稂漸悴幽野之黃彼黍離離將槁周原之白種稻翻成畫餅療饑那可蒸沙乃顚覺皇用宣秘典大慈悲之妙應必能轉彼天災不思議之神功庶可度茲民厄伏願頓起蛟龍之蟄遠震雷電之威驟隼雲興掩蔽烏輪之虐炎滂沱雨下沾濡龜坼之良疇旣沛優渥之仁豐亨兆慶終收簡穰之利大有書年某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疏
誕日薦親疏

疏爲恭修梵典追報親恩事某今歲行年七十孟秋十九日實爲母難之辰預於初一日啓誦大方廣佛華嚴經二十四部繼禮梁皇慈悲懺法二十四部念五日告滿仍於是夜設放瑜伽法食一壇白佛回向專薦先考蔡雲津先妣張氏范氏各超苦海共證無生者伏以精氣爲物必藉生育以成功引滿受身誰非陰陽之幻合親恩允同三大邈矣難量孝道實首五倫誠哉至德釋門極果皆由此而積成孔氏爲仁先務茲而立本乃在緇在素之所同遵亦希聖希賢之所共勉蠢茲賤品徒抱凡軀愧爲荒谷之廢材忝

當法門之重寄少遵管誥未達作聖之方晚歸佛乘久昧明心之旨根塵互發粘妄而難契無爲惑業交纏執相而彌增有漏虛此形骸之賦負彼陶鑄之恩永言之思每因時而倍切不孝之罪直與歲而俱深茲當昔日之懸弧用作今秋之出否恭崇聖典恪轉圓詮六相十玄啓遮那之心印七處九會演法界之真宗罪從心生僕僕而專勤五悔食由法布兢兢而等運三檀修茲寸善之微因用嚴二親之樂土伏願毫光特照金臂垂慈立摧罪山茵蔯花中毓妙質頓消惑障頻伽聲內證無生方盡寸草之心聊酬罔極

之德更祈有生咸脫苦輪血屬同爲淨侶是僧是俗
共登般若妙門亦步亦趨同遊涅槃彼岸庶圓學佛
之初願得暢利生之本懷謹疏

弟子太晉覺輪太紫太
願興社興曇戒玉普玉
性圓私竒元明石生文
悟全刻廣錄第十七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八

銘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真寂聞谷大師塔銘

并序

古今大聖大賢之興於世也雖隱顯殊途收放異轍
無非範正軌防逸流俾衆生歸於本元覺地而已自
入明來祖席荒涼稀若晨星加之狂慧競張濫觴已
極於此非有人焉爲之防橫決之波迴旣倒之瀾其
如衆生何哉吾於武林聞谷大師見其人矣按狀大
師諱廣印字聞谷掌石其別號也攜李嘉善人姓周

氏父珊有隱士風母趙氏夢玄武神仗劍率諸甲士擁護其門覺而生師爲兒時常於左眼角見一浮屠懸空而住稍長隨父入邑過大勝寺父呼視浮屠師曰我眼前常見此第不識其名不以告人耳此後不復再見七歲從塾師受小學卽能通其義父命習儒不願常瞋目端坐誦秘密伽陀年十三父知其志乃捨送杭之開元寺爲驅烏寺爲空谷隆禪師道場師旣剃度慨然有慕隆之志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西蜀儀峰和尚結茆於清平之陰往叩之峰曰汝要會須

妙悟始得師曰如何得悟去峰乃教看雲門露字師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峰深器之偶閱七賢女遊屍陀林話忽有省峰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師曰青峰恁麼道法眼亦恁麼道如何有悟不悟師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則直下承當便能大悟也峰舉拳揮案一下厲聲曰恁麼則汝大悟也痛罵驅出門師於此直得白汗津津浹背於是更發憤力叅年二十四儀峰和尚歸蜀師乃離受業入雲棲進具二十六從介山法師習台宗暮年臻奧介異之每開講必徵師爲座元二十七會城當道請雲棲大

師開法淨慈時萬衆圍繞龍象蹴踏特舉師爲維那時頭角已浸浸露矣數年來晝則聽講夜則坐禪功六金進未能純一及叅無幻禪師勉以綿密工夫師乃謝去講肆攝靜於西溪法華山單丁四年或數日不食或一坐連朝因叅請漸多恐廢已事乃曳杖而去乞食民間尋上雙徑結茆於白雲峰下影不出山者六載看亮座主叅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作偈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捏娘生鼻錯認葫蘆作帝瓶從茲礙膺之物已釋然矣於是出山至雲棲受菩薩戒朝夕

請益遂盡得雲棲之道至宜陽叅龍池幻有和尚適池負暄堦下師問曰和尚在那裏池曰恰好不在師卽展禮池便攜手上法堂入事畢池曰昨日上堂舉鯨奴白牯話雖有進語不愜老僧意子作麼生道師應聲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鯨奴白牯却知有從來迷悟不相干如何教他出得手池復出所著德山托鉢頌示師且曰汝別頌看師卽頌曰末後之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諠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池喜甚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肯池曰更欲如何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池撫然

曰當今學者永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盤桓數日瀕行池送至門外撫師背曰老侄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池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興轉池呵呵大笑師頂笠便行北遊五臺還至徑山時海內禪席寂寥吳越間至不聞名字師甚愍之乃與髻峰諸師議始朔禪期於觀音殿繼復結期於蓮居永慶英衲駢至尅期煅煉多有噴地一發者時儀峰老人復來自蜀師因得益徵玄奧重辯矜別申明明濟上之旨無何峰歸師乃隱於湖之菁山寒苦特甚因得痞疾衆勸出山

士子將還雙徑取道瓶盂止宿丁道者家丁以瓶盂爲雙徑兩目之孔道而行脚師僧無所託宿欲豎草草爲接待之所乞師主其事師雖志在巖扃而大悲願重聞斯惻然遂鳩同志四十八人各捐衣鉢草創數椽聊資雲水之一宿適朱平涵相國入山禮紫栢大師靈龕聞其事深加嘆賞乃爲購地爲址旣而縉紳諸公皆竭力贊成不數載鬱成叢席乃移真寂廢寺舊額名之戊午秋師以接待之事苟定仍欲巖棲以遂初志乃以院事託一善上人杖笠南遊隱於建州之廢寺凡三載而爲蹤跡者所得迎請絡繹於道

師掉頭不顧會一善遷化乃從衆請而歸歸則稍稍經理卽請淨慈玄津法師主之師乃退居無何津師遷化師不已復視事時四方衲子叅請如雲衆至五千指規約之嚴整僧行之精勤稱江南法社之最矣庚午復以叢席屬長明玄著法師而自爲峨眉之遊因病乃中止於楚之黃安建州寶善徒大堅與孝廉徐公天倪等聞師在黃卽往迎歸寶善浙人復往請之師曰候七旬不掩息當歸耳甫及四載而玄師復化去衆乃請師復歸真寂實崇禎乙亥正當師七旬之年也師旣啓行閩人呼道遮留輿不得前及杭杭

人忻忭踴躍以爲師從天而下也明年曹安祖大叅延師於荆谿度夏秋七月歸自荆谿徧歷舊遊諸處衆頗疑之臘月八日說戒畢卽示微恙至十七日戌刻泊然而逝其逝前一日猶手書與徑山長老送仁王經勸其展誦報國復索紙書誡語云某老矣今更狼狽之甚切思叢林雖建行法初未加勉汝等當各務本叅加功運行以報佛恩皇恩此老僧耿耿一片熱心腸也餘更無所言師器宇清和定動嚴密初剃染時歸省覲辭行母送之曰三朝媳婦一世禪和其勉之師常言我於此兩句終身受用不盡故師生

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自弛其服膺深也常與無盡法師修法華懺於勝果寺入觀時聞劈地一聲如山崩不覺身心俱釋以問尊宿宿曰此罪滅相也師雖洞透祖關而懲世俗之弊終不以悟自居當叢席旣成徑山僧衆雲集懇師開堂師堅持不許及自閩歸司理黃公與諸檀護復以爲請師曰我孀居久矣復更適人耶教家三宗鼎立師皆能洞晰其微時或爲衆演說聞者靡不心服常與三宗諸師論議屢能屈之師遊五臺時月川法師出示正量論師力闢其非往返數日川卒無以應其化導法衆則禪教雙舉

不局一途然必以尸羅爲之閑學者少逞知解師必深錐痛割未嘗少假期於爆斷命根而後已其於古德機緣則多有偈頌別出手眼其問答語句則機辯自在絕無定軌然皆嚴誠不許錄故知者鮮矣大抵師之一言一行無非力爲大法隄防至有蒙衆誚而弗恤犯衆怒而弗顧者庶幾使學者於衰殘寥落之餘猶見漢官威儀然後知師閑道之心獨苦而維世之功獨深也師主叢席二十五年建道場二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其得戒弟子萬有餘人若夫彤弓紫綬屈節而問道者則不下數百人也生於嘉靖丙寅六

撰述

月十六日寂於丙子十二月十七日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八至丁丑年九月初六日弟子奉全身塔於孔青之陽其所編集有宗門警語二卷門人錄其遺語凡四卷先是某癸酉春一見師於建州遂有水乳之契因付以大戒明年春推主鼓山今春計音至千里赴弔而諸縉紳遂以虛席見命且屬以塔上之銘某以受知之深義不敢辭乃爲之銘銘曰祖庭日晦狂慧轉蝕癡執昧空鹵莽何極唯師屹然揮戈之力一心獨證萬行俱飭衆道用揚師道用抑厥化彌弘厥精彌翕雲棲爲師永明是式後學之標前聖

之翼孤塔凌虛過者心惻億萬斯年永懸杲日

博山無異大師衣鉢塔銘

有序

博山無異大禪師旣遷化弟子智闇輩奉全身塔於本山棲鳳嶺之陽吳官諭應賓已爲大書特書銘之而弟子之居閩中鼓山者以師實開化鼓山厥功靡眇特請衣鉢擬建塔以寄永思力弗克就今春某自浙歸閩衆復請住鼓山乃率衆建塔藏衣鉢於鉢孟峰之前去師遷化則十有二年也衆謂塔不可以不銘復請於某某於師爲法門昆季而實稟具於師且相依三載屢嘗法味有師資之義不可忘也但自師

撰述

既沒虛空中忽有坑塹未得焚片香於棲鳳此實某之隱痛而不能言者嗚呼銘師之塔乃在今日也耶據狀師諱大艤一諱元來學者稱無異和尚龍舒沙氏子年十六有出世志逸遊金陵過瓦棺寺聞雪浪師講法華喟然嘆曰是法非思量分別所能解習講何爲遂棄去遇五臺靜菴通和尚乞爲薙落通詔習空觀每觀心露地身土湛如如是者五年別通往叅無明老人於寶方及見以爲一篋笠翁爾乃入閩止光澤之白雲峰仍以空觀爲事一日因寶方印宗上座到勉以叅究因舉船子藏身話忽疑情頓發凡五

十旬有半於趙州有佛無佛處如釋重負遂作心經指南寄寶方方立焚之復書云直待飲光破顏別出相見而印宗亦勉以偈有低頭始見月孤明之句師猶自負所見以爲老人或不我知也乃趨寶方盡呈伎倆曾不得其一領居再閱月形色枯瘁望之似木鷄矣一日從赴玉山途中揚圪洞上宗旨時得印可忽問佛印云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耶是臣耶師曰臣邊事方呵曰大有人笑汝在師曰前何以是今何以非方曰此一非一切非矣旣達辟人端居頃間聞護法神倒地不覺心開呈偈曰玉

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
巴鼻金針好因緣時節梅蕊綻枯枝桃花開九月觸
目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探篙溺殺無限英雄客方
曰一到多門又到門後別居宗乘堂三載一日覩登
樹人始徹源底趨謁實方入門便拜方問近日事何
如師曰有箇活路不許人知方曰因甚不許人知師
曰不知不知方舉婆子燒庵話詰師師曰黃金增色
耳復舉玄則龍吟霧起公案命師頌師援筆立就曰
殺活爭雄各有奇糲糊肉眼豈能知吐光不遂時流
意依舊春風逐馬蹄方笑曰子今日方知吾不汝欺

也師自是佩離文字印入正徧知海香幢剎土湧沒
毫端多聞總持得大無畏正偏妙挾圓頓雙銷不知
五位之爲三玄六相之非三墮矣方乃命首衆萬曆
壬寅夏往信州鵞湖圓戒鵞湖亦以元座屬焉是冬
隱靜於豐邑之博山凡三閱寒暑邑劉孝廉崇慶鄭
節推維城楊別駕時芳請師住博山能仁禪寺雖草
昧乎禪律威儀居然三代禮樂戊申年無明老人開
法於閩中董巖乃召師分座說法師不得已勉爲一
衆舉似家珍而博山宗風遂震天下故六和磨至四
事雲繚久之金碧煒煌園林葱菁而據燈王師子稱

八百人善知識矣閩中鼓山大仰諸刹亦屢請結制
頻垂鞭影時宇內名流載自綸扉圭弁泊乎墨綬銅
符西向而咨北面而禮者多至不可殫述崇禎己巳
金陵余開府大成全文學陳丹衷聞所聞而至見所
見而慕乃謀諸縉紳邀請豎法幢於天界魏國徐公
首先歸依由是狂奔暉就號爲四輩弟子者指以萬
億計師圓音曲唱無不人人各欣所得及歸輒管宰
堵經始子來忽命簡錄方丈若遠行者之戒處守未
幾而大悲之疾示矣延及經旬師曰會當行矣遂有
遺訓漏當子夜坐脫條然時崇禎庚午季秋十有八

日也却顧來時萬曆乙亥仲冬念有九日僧臘四十
有一世壽五十有六踰年辛未孟冬念有一日奉全
身塔於寺西棲鳳嶺之陽師所自塋也師慈容滿淨
道骨堅凝眉采燁然春秋在類法筵清衆不肅而嚴
刈麥負薪無不人人委蛇詳叙若有深湛之思者爲
法求人婆心徹困而高提祖印把斷要津樹偃悟頭
推入活埋坑裏痛與鉗鎚故三十年中不少當機罕
聞付法終不以如來慧命博禪羅手中辦香矣有所
請益唯勉以真叅實究深戒知解如鴆毒焉其說法
之語如雷震如電激如雲蒸如甌瀉如海若瀾漫莫

撰述

元豐利廣金卷第十一

可涯涘三百年來實鮮匹其休者當此魔羅競起之日瓜印之徒塵沙蔽日使無有力抗之者將大地僧伽盡化爲波旬孽子而師獨能唱道於晦冥否塞之秋有若還魯陽之三舍焉其衛道之功豈在禹下哉所手著有禪警語拈古頌古淨土詩宗教答警宗教通說凡十餘卷語錄則信地說回源錄錫類法檀歸正錄剩錄凡二十餘卷並行於世乃爲之銘銘曰寶鏡三昧霧隱塵蒙壽昌崛起如日湧東吾師繼之厥化彌隆圓炤無外赫赫目申雲包雨笠萬派朝宗公孤以降靡不景從揀魔辨異祛惑破夢唯師一人壯

哉釋雄芳則峇嶢勢壓羣峰衣鉢斯藏高入穹窿說法音聲海濤天風千載之下式此遺封

博山古航舟禪師塔銘

有序

佛祖之道至今日而敝極矣其敝也以多言言多則道愈晦道愈晦則行愈乖至于行愈乖而尚何言哉今海內開堂說法者至百有餘人付拂傳衣者至千有餘人世謂宗風之盛莫過于今日而予謂宗風之衰實莫過于今日求其言行慥慥事理函蓋稱善知識者指不能多屈則吾不得不于古航禪師一傾心焉據狀師諱道舟字古航晉江鄭氏子父我翰母蘇

氏周歲失怙蘇氏和熊畫荻俾就外傳師天資穎異嗜學能文郡中諸大老罔不以大器期之少嘗娶婦以弗順于蘇蘇命去之師不敢違及蘇謝世師乃棄家寓于承天日誦金剛經不輟林季狝宗伯雅重之一日因閱壽昌語錄至問僧死了燒了作麼生是你本性心大疑之時聞博山盛化欲往叅叩林季狝宗伯遂成其志送至博山落髮時師年已三十有八也落髮後領行堂職夜坐不語堂目不交睫者三月適金陵余集生中丞訪道博山乃延師至金陵閉關于烏龍潭山以青布直襖併偈貽之偈曰君不見天目

山頭石作船高峰大士居其巔三十餘年纓絡粥至今人把清名傳吾徒靜室亦何有口不開兮足不走赤身唯剩兩條眉白手空拳誇抖擻又不見朗公禪鋤爲枕子草爲氈佛法世緣何所似磐石多恣白晝眠吾徒不聞鋤與草磐石藤蘿何處討開窓只可見青天一道靈明光皜皜莫將此際當尋常光非照境境非光倏然廓徹通無碍便是心空及第郎師領偈叅究益力凡兩載乃有省謂劉心城居士曰吾今于無可奈何處得窺其巴鼻矣會金陵諸縉紳延博山于天界開堂師出關司客及山歸師仍入關明年博

山計音至師乃返錫博山及喪事畢遂歸閩時回龍
衆僧慕師之風延主丈室居三載乃歸泉隱于德化
之戴雲戴雲峭削萬仞人迹罕至師枯坐一室苔錢
滿砌葢四載如茲也丙子會林宗伯致政家居乃延
師出山挂錫于郡之承天是冬余集生中丞以雪峰
來迎丁丑春師乃蒞彼建天王殿仍修諸屋以僧衆
樂于放逸梗化者多乃謝去之王京臺太卿延至西
禪過冬明年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乃請歸回龍
開放生池併子院余黃爲記石已卯冬信州劉出子
春元以博山主席久虛率衆請師繼之辛巳秋往建

陽議卓庵于鳳凰山之下壬午始鳩工結屋得張沈
黃諸居士共勦成之先是師出家時常帶二木主以
行迄今有是役爲祀先計也故名之曰報親庵成復
歸博山甲申冬惠藩駕臨信州特來飯依賜紫衣一
襲乙酉秋辭博山入閩會當鼎革之秋戎馬紛馳師
乃避入深山居無定止至戊子復居報親凡閱八寒
暑道風愈著若貴若賤罔不景其芳躅四方衲子來
叅者師如鍊壁千尋絕無肯諾多望崖而退乙未春
三月始示疾然尚視事如常至八月望日疾革乃召
諸檀越囑後事文學張九生問一口氣不來時向何

處安身立命師曰政好安身立命張曰莫便是和尚
得力處麼師曰何得認奴作郎遂踟趺而逝時八月
念五日酉刻也回視師降生于萬曆乙酉年三月十
二日戌時得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三十有四門人收
其遺稿凡若干卷刻行于世以丙申年十月初二日
塔全身于鳳凰山之陽厥子濟益然狀其行請予爲
塔上之銘予以法門之眷得納交于師其實未能染
指其法味又安敢輕相塗污哉然予觀師之鴻才碩
學如斯使其坐曲盤床說黃道白簧鼓一方實優爲
之而甘三緘其口深藏若虛是豈小丈夫之所能爲

哉且予聞其天性狷介素履端方孤風峻節表表于
世路人亦能言之卽此知師之意謂當茲末造主法
者多空騰口說故師以不言而躬行挽之也是師于
法門實欲回旣倒之狂瀾其所慮爲甚深其所操亦
爲甚苦耳故不辭謗劣敬爲之銘銘曰明道以言非
行莫造如歸本鄉運步方到痛茲頽風孰爲明導爰
有報親獨能允蹈抗節雲霄幽貞自好雪嶺梅開霜
空月照卓哉良模前修是倣後學欽式是以身教爲
破夢雷爲援溺權哲人旣遐高風難紹維茲宰堦白
雲長繞貞珉斯藏如日永耀

撰述

壽塔銘

有序

甲申之春烏程陳白菴太守以予老且病爲營壽藏於湧泉寺之西畝繼以世難阻弗克成迨辛卯冬功始竣而予老病益甚因思壙中片石後人必欲邀榮光於峻秩假藻繪於鴻章是重予之愆也然考古諸師有自狀其行者有自銘其塔者世所共傳不以爲非迺效顰而爲之予名元賢字永覺建州建陽蔡氏子稟性枯淡不樂世氛又才實遲鈍不善趨時故雖習儒業爲邑諸生而每懷出世之志至年四十始棄妻子往建昌壽昌寺禮無明和尚落髮未幾謬承心

印及和尚遷化往依博山三載又歸閩隱山一十二載灰頭土面擬與草木同朽一日因謁聞谷大師力勉出世遂推主福之鼓山因以大戒付之時年已五十有七矣繼而歷主泉之開元杭之真寂劔之寶善後復歸鼓山迺重創梵宇諸所撰述并語錄凡二十種計一百餘卷竝不藏醜拙忒世指摘嗚呼生平履歷渾如昨夢一場敗缺難免高鑑其入道爲最鈍其出世爲最遲其應世爲最拙又不能廣羅英衲以張大其門庭較之諸方若跛鼈之望飛龍何足道哉今年已七十有五不久將化爲異物故預爲此壙以待

撰述

列聖宗廟金剛經

三

亦預爲之銘銘曰是誰觸牒建茲宰堵壽昌之兒石
鼓之主不通世情一味莽鹵志大言大眼空佛祖據
興聖座呵今罵古役鬼驅風重建茲宇撇下皮囊掩
藏荒塢莫道無口有聲如虎生耶死耶請繹斯語廣
告來者誰繼吾武

方鏡銘

厥體則方厥炤則圓物至斯應我自虛玄切忌覓於
影後直須達於鑑前

端硯銘

稟形端穴効職祇園色玄而紫德潤而堅靜以制動

方以待圓身含雨露面帶雲煙一點實心渾不改任
渠衆手幾回旋

鼓山鐘銘

維圓維密爰寂爰虛發必以時應而不逾吟風敲月
白雲之區弗靳鯨音用醒昏衢今日之可依以爲範
者其唯斯乎

開元寺鐘銘

閩中首刹偉矣開元惟茲重器用贊乾坤鳴風敲月
遠齊晨昏虛而弗匱靜而能喧圓通並德幽明戴恩
萬姓共稟千古永存

支那

永樂元年庚子歲

上

撰述

瑞石銘

并序

松崗翁家居葉溪之澚得五丈夫子皆英敏秀特
挾重貲遊齊魯燕趙間家日益碩而好義樂施屢
爲邑侯所旌旣謀廣其所居始工于萬曆癸卯至
天啓癸亥而工告竣落成之日適於扁溪之旁得
一石焉其高及丈奇峭如俠客秀潤如文彥挺直
端嚴如正士立朝蓋非常石也夫以非常之石居
于尋常耳目之地歷億萬斯年無能得者得之乃
在廣厦落成之日謂非應維新之會出以兆永昌
之慶乎於是移置于大門之內別作亭以對之名

曰瑞石乞予銘銘曰

韞玉之粹凝川之精樸而且文秀而猶貞抱質太古
作瑞來今比德比業永以爲徵

弟子太印奉刻

廣錄第十八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八

終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論贊

建州弘釋錄論贊

十篇

達本論

論曰禪那一法徧在諸乘悉從修證並落格量唯達摩直指一心強號爲禪無修證格量之可言正如輪王髻珠尊貴無上非他寶可並亦如灌頂王子雖在襁褓非朝臣可擬亦如金剛王劍殺活縱橫無不自在非軌則可局故爲僧者必首重之倘舍此而他務

撰述

雖苦行積劫終墮半途非善術也我建自唐馬祖首
開甘露之門嗣是分燈續燄在處昭灼入傳燈者四
十餘人至於宰官居士田父村媼亦得與沾法味同
入宗鏡倚歎盛矣勝國之季禪學寢衰然鐵關晚出
猶有古尊宿之風至於國朝則慧林久凋正脉已失
學禪之士指不多屈卽有一二稱善知識者要皆認
奴作郎守鼠爲璞反不若專修白業者之爲得也嗚
呼碧水丹山千載如昨俯仰憑弔豈勝寂寥余於是
有重慨焉

顯化論

論曰釋氏之學道其本也通其末也法當務道道成
而通發矣若意在求通則必失道道失而通得是爲
魔事況通亦必失乎故正見者寧得道而無通非厭
通也法不可務也且通之法大畧有五有修大乘而
得者有修小乘而得者有修凡夫乘而得者有修外
道法而得者有因宿習感報而得者大小不同邪正
亦異本可槩而齊之是篇如瑞巖扣冰則古聖垂跡
無可異者其餘或偏獲小果或尚滯凡夫或落鬼倫
或出外種或亦大權菩薩方便攝化既有數種差別
不容槩抑詎可俱揚在俗之士固莫能辨出俗之英

撰述

列傳補遺卷第十一

應知所務若徒見異跡而生欣必將流邪轍而莫返可不慎歟

崇德論

祖庭秋晚狂慧競興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夫明之將以行之也明之而弗行與未明何異且假此以鈎顯譽營厚殖則雖機辨自在說法如雲吾以爲直一禪販而已茲篇所錄並積粹純誠之士雖契悟弗逮馬祖神化難齊扣氷而依教行持動不踰矩陶鍊之極終歸聖果又安取狂慧之詡詡哉若夫闇修之士或道大而知希或德成而遇蹇形晦聲泯物色無從則

非茲錄所能盡矣

輔教論

論曰儒釋分教門戶迥別大儒融之以神理則千差頓忘小儒局之以格量則一塵成礙此大儒所以辨不禁而自泯小儒所以謗欲息而不能也昔自六朝以來謗佛者不少皆以私意揣摩自成水火其於我佛之藩尚隔萬里卽如昌黎一人毅然以道統自任而原道諸篇特昏昏醉夢語耳至於宋室諸儒實非昌黎之比第於梵經皆粗浮一往不能深窮其旨故困於知解而不信有絕解之境束於人倫而不知有

撰述

永樂大典卷之九

超倫之事所以有異說之紛紛也茲錄諸儒則不然
竝皆徧叅諸老深耽禪悅未嘗株守本局夫諸公皆
天挺人豪地縱神智而卒不能謗佛則佛之決不可
謗明矣彼黃口淺學毫無所窺而藉口前賢妄生橫
議抑何其不思之甚也噫

棲賢澄湜禪師傳贊

禪學晚進妄意高遠輒謂戒律不足持三藏不足閱
傲然自恣以爲身在三界之外而不知已落泥犁之
中矣今觀湜禪師律身精嚴動不踰矩晚年三閱藏
經以坐閱爲未敬乃立誦行披之嗚呼真萬世標表

也雪竇不合而去自是雪竇不奈習氣何若黃龍南
依之最久可謂善依人者

天寶逆川智順禪師傳贊

逆川初住天寶未幾卽棄去繼而住歸原住東禪住
雪峰皆如之散財退位於方盛之日非大丈夫能然
乎古有稱大知識者一院之間戀戀而不能割以此
觀之逆川真萬世之師也獨其語錄今不傳惜哉

金道人燒身傳贊

燒身之法大乘所開小乘所禁意以大乘則悲願既
重忍力已克故可開開之者或爲供大法而燒或爲

撰述

護大法而燒或爲說大法而燒其爲益大矣小乘則自利心重厭苦情深急欲燒之爲益既渺況忍力未克臨危而失其正念則其害可勝道哉世復有爲魔所著者或有貪身後之名者或有激而爲之者既非正念必招惡果可弗禁歟是篇如哀公化後得舍利數合金道人於空中擲下僧舄一隻其爲可燒無疑矣第恐無知之徒妄相倣效則余未見其可也

楊文公億傳贊

大年見地超曠不亞慈明且於告終之際灑落自在歸處分明真沒量大人也史氏稱公性耿直尚節義

真宗欲立德妃爲后命公草詔使丁謂諭旨公弗從丁謂曰勉爲之不憂不富貴公曰若此富貴非所願也公之所守如此豈學禪而弗驗哉說者乃謂其聞命而惶懼失措以此誚公之禪亦弗之審矣豈有於生死關頭自在若此乃于尋常利害之間反爾動心耶此必當日柔小之徒巧生誣謗而傳聞失實遂有吠聲之譏也

胡文定公安國傳贊

文定彊學力行志在春秋憂國愛君遠而彌篤其於禪學深參獨到又如此則禪何害於忠孝哉世之不

達者輒謂學禪有害於忠孝夫亦未之考也昔宋游定夫先生與呂本中書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誡之如此之甚殊不知其破佛者皆佛自以爲不然者也定夫可謂知言哉

朱文公熹傳贊

文公於釋氏之學或贊或呵抑揚並用其揚之者所以洗世俗之陋其抑之者所以植人倫之紀蓋以身爲道學主盟故其誨人之語不得不如此耳公晚年有齋居誦經詩云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密禽鳴山雨餘了此無

爲法身心同宴如觀此則其有得於經者不淺非特私心向往之而已也

鼓山寺志論

六篇

勝蹟志論

論曰昔王敬美謂茲山以峻名以登眺勝靈源之外奇麗無聞而議者猶惜其不到鳳池而白雲洞尚未闢也蓋山中諸勝奇秀則稱靈源超異則稱鳳池怪險則稱白雲三天門若夫登高眺遠兼收山海之奇爲八閩之獨勝者則劣前無尚矣故今古名賢杖履而遊嘆賞之不足繼之以歌詠者趾相錯也然吾以

爲善遊者蓋亦鮮矣倏然而開豁倏然而幽鬱倏然而身世可捐倏然而塵埃難脫豈遊之義乎豈遊之義乎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固當自有別論也

建置志論

論曰湧泉之興廢路人能言之也夫亦知易之道乎易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取其四陽之方盛也亦取其盛而未極也又曰棟隆吉以其剛而得中也棟橈凶以其剛而失中也豈非以宮室不欲其過盛且必有剛中之德以待之不則有棟橈之凶

而已昔湧泉之盛也飛甍峻宇已極人間之鉅麗猶賴有德者居之庶可持盈而不墜厥後以涼德處盛極之勢如之何不至湮沒乎故雖以列祖之德閭王之威而曾不能與樵豎之火格數也亦理也今茲再造二十餘秋尚弗逮古人之半而居者多以缺陷爲耻遊者且以觀覽未壯爲嫌獨不思古之學佛者樹下可宿塚間可居今之湧泉固非樹下塚間之比況剛中之德未聞而妄希棟隆之吉無論其求之弗得營之弗就卽能媲美前規亦安能保其無棟橈之凶乎是亦未講於易之道也

撰述

僧寶志論

論曰閩中諸刹首必推雪峰而鼓山實次之豈以巖巒之秀麗登眺之奇偉哉良以列祖之主斯席者率皆慧光渾圓足以輝映人天而光大我覺皇之教也故古之名賢如張德遠李伯紀趙子直朱晦菴輩皆能降心折節相訪於深林僻谷之中豈非以其人有足重者乎勝國以來風漸不競至國朝而斯道絕響矣此其故何哉蓋宋以前稱住持者上必奉詔旨降香次必由監司舉請故茲山皆極一時之選勝國但由廣教考中宣政給劄此可以致抱道之士哉洪武

永樂間則由僧綱舉報僧錄給劄宣德以後竟置不問由是裨販如來者率以其力攘之竊十方之公物潤一家之私橐子孫相繼醉濃飽鮮又安問佛法之何若哉重興以來稍提唱斯道庶幾復見漢官威儀然當此魔羅競起之日危如一髮引千鈞而欲希蹤宋唐不其難乎不其難乎

田賦志論

論曰膳僧必以田居田必以德德之所在田必隨之田之所在害必伏之昔鼓山之盛也僧衆萬指施者唯恐其後故雖於邪萬畝無敢覬覦及其衰也誰忍

撰述

其以檀信之膏腴恣無賴之嗜欲乎由是豪強扼而奪之海波蕩而吞之官府且用其六用其八而莫之恤矣余昔來鼓山見解院僧盡其歲之所歛尚不足以完官鞭笞既急日夜唯豪家之鏹是求其不至於產盡僧亡不止也此其咎果安在哉今俗僧率營厚殖以遺子孫者其請問之鼓山

藝文志論

論曰鼓山之名唐以前未著故詩文亦少見聞朱梁時有徐寅靈源洞記及十二咏皆軼弗傳自宋以後始見篇什而傳者蓋亦寡矣至我明永樂間僧善緣

始輯之爲靈源集嗣有僧古鑑再輯之至萬曆間謝武林徐興公始爲志搜羅稱大備焉迨今幾三十載興公復收之爲續志余乃得因二志而更益之蓋斯文未墜人握隋珠將來源源未有艾也予獨悲夫江山如故佛國長存而擲管登壇者卒如浮雲幻影倏忽有無雖曰名存實將安在況久之名亦不存則立言稱不朽者不亦難乎是必有貫今古叅天地卓然而不可泯者固不在區區名字之末也或者猶思希蹤韓柳比肩李杜謂名決可不墜愚以爲韓柳李杜特雕蟲刻楮之雄而已丈夫豎立可不圖其大哉

撰述

雜志論

論曰茲志所載俱非大節所係似亦可略然嘗徧讀
儒家諸經及歷朝正史豈非傳世之大典哉其中鳥
獸草木之繁器用文物之富非博及諸書者鮮能盡
通故知大舜詢及芻蕘誠爲至訓禮失必求之野決
非謾談昔閩人有吳海者謂諸子百家六經之賊外
紀野錄正史之賊欲盡去之不知楚之萍實魯之爰
居漢之劫灰又孰從而辨之哉予謂君子之學當先
其大而後其小務其本而游其末則片言隻字異書
曲典皆藥籠中物也然猶見世有負盛名稱博雅者

日探討瑣僻以自張至於身心性命之微禮樂刑政
之犬古今治亂之故率皆鹵莽涉躐間有陳論如魘
竊中語則何其隘而鄙也譬之井中之鮒樂升斗之
水以自濡而溟渤之滄茫浩渺非所願矣請擴而大
之不亦善乎

溫陵開元寺志論

四篇

建置志論

論曰紫雲舊刹故域甚廣居者亦嘗萬指自永樂之
後主席又虛禪風漸泯高明之衲雲散四方而守鷄
肋者視爲故物德旣下衰外檀弗至地廣人稀脾睨

斯起由是寺之不能保故域者十之七八矣然猶賴
爲綿叢所設之場故經聲佛火不至全銷也近年戒
壇法堂已復大殿亦幸鼎新則似當七日來復之會
在人益善其事以應之則爲臨爲泰未可知也若徒
芥蒂於故物之未歸而厥德弗修則雖疆宇盡復又
將何以居之乎若能懋修厥德則雖敝寮老屋儘可
跏趺固不止蝸廬草舍僅容七尺而已也況人心有
佛各能放光安知黃長者不再見於今日乎是在諸
君之自易耳

開士志論

論曰余作開士志而嘆紫雲之多賢也非吉祥殊勝
之地能有是哉然自桑蓮現瑞以來幾及千載古如
斯今亦如斯何古則聖賢輩出而今則寥寥絕響也
語云嘉羽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百鳥其勢必
漸下耶抑法運下衰聖賢隱伏今之不逮古非獨一
刹耶嗚呼此豈可以局志道之士哉凡有待於外者
時與勢得而局之無待於外者非時與勢可得而局
也故春秋雖厄不能局仲尼陋巷雖貧不能局顏淵
首陽雖困不能局伯夷叔齊是在有志者之自立耳
若夫規厚殖逐榮名旦夕孳孳不能以時勢自安是

感之甚者也悲夫

藝文志論

論曰嗚呼吾於志藝文而嘆不朽之難也世書稱不朽者三立言居其一焉夫言固可傳言而不文則不傳有言而文矣而猶不傳何也或曰以其人不足傳也夫夏殷之禮且無徵矣尼父六經且失其二矣豈人之果弗可傳哉嗚呼幻化匪堅雖遠必亡天地且不能免而況於人乎況於文乎吾釋自有不可滅者在有志者自勉之耳

田賦志論

論曰紫雲寺產乃唐宋以來衆檀所施僧賴之以存活而輸官稅供里役一如民間非有耗於國也至於近世謂僧非民且耗國忍爲變賣之議及請給之謀非獨無以施之且扼而奪之產已失十之五矣至嘉靖間防倭事起當道抽其六餉軍巡撫金公且徵其八至於今日軍已撤而餉不減又有加焉如之何僧不窮且竄也昔紫雲高僧有弘則者王公與之膏腴謝不納有棲霞者州牧王繼勳爲廣其居殖其糧固辭曰毋爲子孫累有禹昌者人施其膏腴則曰有是吾子孫其不免狼虎矣今日觀之三師真偉人哉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弟子太睿刻廣
錄第十九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嗣法弟子道霈重編

諸祖道影贊

有序

真不可邈邈者非真影不離形形實非影若從有影
迹上揣摩奚啻水中撈月若從無影迹上揣摩猶是
空裏生花有無既去畢竟作麼生曾化盡力翻箇筋
斗誌公出手撈破面門將知費了多少鹽醬雖然如
是事無一向方有多門今此描摹虛空之眉目指點
夢幻之行蹤已朽葛藤重爲扶起積年賊物盡底掀
開其於已往諸祖果是一耶是二耶但是一等之機

法緣在茲莫道全身未露便已覲面相呈了也呵呵
不因夜來鴈怎見海門秋

僧寶之始

橋陳如尊者

歌利揮劍早已說破鹿苑初唱唯師首和一箇耳聾
一箇話墮熱瞞大地居僧上座

禪宗諸祖

初祖迦葉尊者

一花纔拈千聖膽落遇無知漢微笑而作死柴頭火
今古輝爍還是禪宗初祖麼錯

二祖阿難尊者

百千佛法古根吞吐多聞總持何爲禪祖倒却刹竿
老婆心苦雖然莫道齊一變至于魯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青林懸記瑞草知期尊者崛起生乃應其時以毒破毒
龍何能窺施地建刹迤被渠印破面皮

四祖優波毼多尊者

是十七非十七話分兩橛著甚麼急震動魔宮成夢
事室籌充滿曾無一畢竟有甚長處眉橫鼻直

五祖提多迦尊者

撰述

我師出纏智猶彼出屋日至今尚自仰餘輝不是其人見如添呵呵此蓋夢話原非真實焰燭有無俱莫識

六祖彌遮迦尊者

昔生梵天既逢親友支離累劫是誰之咎冤債相逢落這窠臼原來一步不曾移始識三三原是九

七祖婆須密尊者

金雲浮蓋毓聖之土手中執器還家之路說法等虛空分明落分疏豈容梵王帝釋却來當面塗汙正好劈脊便打庶幾于佛懸記不相孤負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義卽不論虛空難釘論卽不義鉢盂安柄狹路相逢沾甘露味雖是一語知歸也孤負渠生來肉髻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雖曰永言已示其意雖曰永行已詣其至針芥相投真沒巴鼻便行七步却落第二

十祖脇尊者

祥光燭座腥臭早露脇不至席脊梁鐵鑄坐金色地敷破坐具還有真實義麼七錯八悞

十一祖富那夜多尊者

汝非諸佛諸佛亦非只此一語便堪授衣踏翻金色地觀破佛祖機說甚麼覺花成大似枝上生枝

十二祖馬鳴尊者

不識是佛佛不可識這裏撞著銀山鐵壁一朝鋸解木斷始識秤鎚有汁露出空中爪牙摧伏大幻冤敵噫空起一場是非到底魔佛難析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神力能化巨海果是何等妖異忽然識得性海看來只同兒戲是魔是佛總虛閒百千神力俱拋棄擒得毒龍來作子果然不枉作馬鳴之嗣

十四祖龍樹尊者

當場現月輪此實不容已祇這畫餅子覷著千萬里非色亦非聲誰人敢輕擬唯是嫡骨兒方不負斯旨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以針投鉢是作賊漢覩滿月輪止得其半指水茵之前因示比丘之後患打草祇要蛇驚了我家之陳案

十六祖羅睺羅尊者

藉樹頭耳聞世外調佛誌不虛祖燈斯紹窮金河源垂千仞釣擎來一鉢梵天飯難免作家傍笑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敝屣世榮宴坐石窟寃債相尋磁石引鐵取甘露普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問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持鑑而來好與打破諸佛之機是甚殘唾非風非鈴
指歸這箇也似猢猻上樹不免一狀領過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夙善說法般若之力遇毒惡手當場指出忽然摸著
鼻孔莫道無人虛空逼塞雖然一槌便就却也遲了

八刻

二十祖奢夜多尊者

因形現影遡流尋源宿慧頓發默契厥元體本無生
法有何言有爲無爲夢裏徒喧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秋水明月斷崖寒雪漁翁睡醒向前汀始識夜來舟
暫歇黑如玉白如鐵誰人敢向當頭說我師逗著便
知歸果然賢衆非饒舌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誕質王宮達茲玄奧法本無礙宛同幻泡應佛懸記
分燈化導降香鶴林火必就燥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撰述

持環而來不爲別事久爲鶴師豈行異類冤債相逢
香結成穗一日聞偈知歸鶴衆釋然遠離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道不可求用卽非功達本無作祖脉潜通昔有異氣
應在汝躬頭落臂斷彼此蘊空切莫道是冤債相逢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神劍本銛拳珠自瑩其來有因肘後懸印時當難起
傳衣表信久煉愈明真嗣始定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外道爲山癡禪之力觸著無心自貽伊戚俾歸真乘

反曲作直故人忽逢二五一十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不是勢至喚作勢至從因緣來爲法之寄常轉妙經
豈落文字兩手放光更沒巴鼻

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

航海而來不爲別故踢翻窠臼英雄失據面壁九年
是何門戶也可笑也可惡賴有作家下毒手只得隻
履西歸去至今流禍未曾消盡墮一千七百之數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斷臂安心三拜得髓如空合空是何道理教渠覓罪

撰述

不可得畢竟更無別旨雖說轉轉相傳却似無風浪起

三十祖僧璨大師

竟罪不得家破路絕寄跡空山形單影孑不是其人何敢饒舌晚得童子皮下有血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宿習解脫門早佩祖師印吉水城邊賊膽驚破頭山上法雷震皇詔四徵不出山始知道人不用命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來時有約生處難稽莫道無姓還渠自知黃梅果熟

任風吹一卷金剛成露布惹得獼猴便授衣

二十三祖慧能大師

這賣柴漢一字不識撞著金剛成粉末三更直入黃梅室真是舉網張風更論甚麼軌則從茲甘露徧寰中鳥近金山無異色

牛頭山融禪師

寂寞空山禽獸作侶賴遇作家坐斷佛祖狼蹤虎跡無尋處迸出日輪正當午前日後日爭幾許問取菴中主

嵩嶽慧安國師

史那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蔵

九

撰述

據少室座秉黃梅印鈍置南嶽提挈萬乘入水始見
長人末後猶提正令猖狂晤語無人會野火却能聽
遺命

南嶽讓禪師

一毒礙宵入載奈何忽然撲落是箇甚麼菴前片磚
乃禍之因引出馬駒陸地生波

青原思禪師

當何所務膠膠舟請渡賴遇作家賊心畢露本無階級
何須動步他年提出石頭果然翻盡露布

永嘉真覺禪師

鑑在機先氣吞佛祖振錫而來適逢其主機用超越
如縛猛虎一宿便歸別開門戶

龔公山馬祖禪師

應識而出一磚打醒縱橫蹴踏機用最神遭其毒者
百三十人至今脚下如雷如霆

石頭遷禪師

稟曹溪命入青原室大膽如天祇自驕不道嶺南有
消息性海直共祖師遊一卷叅同遺後式覆地翻天
智用殊石頭路滑誰能及

百丈海禪師

撰述

魏魏大雄峯全是黃金鑄一喝三日聾牙爪從茲露
撥轉野狐禪分付下堂句引出赤鬚胡聖賢俱罔措
南泉願禪師

超然物外人遊戲皆芳躅南泉三十載牧牛水草足
一日出山去大地遭橫觸指花能破夢斬猫誰解贖
大珠海禪師

寶藏久埋拋家外走逢人指出始知本有炤用無方
龍吟獅吼入道無門師闢其牖

天皇悟禪師

那邊既是不住這邊何須更論一到石頭撞破自然

兩下不存萬仞峰頭獨足立宇宙都教一口吞

黃檗運禪師

祇爲父大慈致得子大驕聞著一喝驚吐舌便解如
虎之號狹路親遭一口幾乎師命難逃從此門風大
險鈍置四海英豪

瀉山祐禪師

撥著一星方始知有踢倒淨瓶不落窠臼却作一頭
水牯牛無端落在仰山手從茲父子立家風暗機圓
合相鼓誘

趙州諗禪師

撰述

拾來鎮州蘿蔔挂作東壁葫蘆拈出庭前栢樹直教
大地糊塗趙州關過也無指東話西無道理遇者須
教骨髓枯

睦州陳尊宿

機似閃電用若神龍七古八恠覓之卽空等閒垂手
肇建兩宗懸一草履而黃巢膽喪睦州人至今頌退
賊之功嗚呼予何能知此翁

臨濟玄禪師

三十痛棒直要見血這裏猛省豈容枝節三拳一掌
霜上加雪爪牙頓露門風險絕

洞山价禪師

無情却會說法祇此便是師真及至當場托出如何
依舊沉吟過水炤見面孔方知昔日婆心從此橫開
五位剪斷諸見稠林

徑山國一禪師

爲真法寶作丈夫事鼻祖雙徑龍王獻地馬師不能
惑亂天王亦遭鈍置豈獨爲唐國一人實乃百世之
瑞

圭峰密禪師

禪教分馳一之者少惟師一觸二途俱了爲教之祖

撰述

元學科書庫卷第二

九

爲禪之表滅諍啓迷如日初曉

雪峰存禪師

夙領師棒晚藉友箴蓋天蓋地大用繁興木毬輟出
智不及鼈鼻當路毒難親巖頭張網如天濶蒲地兒
孫皆鳳麟

曹山寂禪師

洞水逆流師嗣其慧從那邊來開此五位寶鏡當臺
焰彼萬類虛玄無著豈容意會

巖頭叡禪師

石裂崖崩德嶠之令師乃嗣之如雷益迅湖邊棹如

龍活巖頭路似天峻遇著祇爐一聲無限平人喪命

龍湖聞禪師

以帝室胄作法王臣得石霜不說之印會案山點額
之心龍避罰而匿袖水報德而澄渟臨終大家聽取
三十年秘密盡傾

烏窠道林禪師

秦望山頭是何模樣明月挂松枝紅塵飛不上至險
實至平太守豈能諒位鎮江山却太危立著下風徒
悵望

雲門偃禪師

支那

永覺和尚集卷第二

七

撰述

示覺和尚廣鑑卷第二

秦時轆轤鑽却入睦州門豈特損渠一足直令命根
不存纔寄雪峰一語致得大地名喧門庭壁立懸千
仞拈出餠飴幾能吞

風穴沼禪師

不遭南院惑亂棒下徹透根源露出鐵牛之機盧陂
失後忘前濟下慧命一綫獨賴吾師僅延垂涕拈出
家藏法浪從此滔天

首山念禪師

臨濟之道遇風欲止賴師續之淳然復起不說之說
聽者非耳拂袖便行有何道理胷中更無元字腳七

軸蓮經成故紙

法眼益禪師

片石礙胷途窮路絕逢人撲落三界影滅一切現成
何須扭捏是大法眼炤用無缺

汾陽昭禪師

穿過百丈席撈得空潭月獅子踞地坐來者膽皆裂
三訣起于戈十智生枝節異僧爲法來特請勤宣說
雪竇顯禪師

橫經窮義機辨風馳一入智門喪盡所齋拂子之下
如臨朝曦奔流度月難喻其機

撰述

慈明圓禪師

詬罵法施其用果別唯師當之狂心頓歇便解當陽
哮吼直是天驚地裂一言推倒神鼎屋今古何曾有
豪傑

佛印元禪師

早中楞嚴猛毒死在開先蓋甕一具利齒齱牙諸方
聞著頭痛祇管侮聖欺賢直要撈龍打鳳描得師真
喜大笑誰知笑破閻浮夢

天衣懷禪師

夢從星降悲乃宿習徧遊叢社早便超逸遇惡辣手

面對鐵壁爆地擔折鼻孔打失萬仞銀山當下崩虛
空突出一輪日

永明壽禪師

懸一心鏡圓萬行影幽義徧窮千光竝炳開念佛門
示唯心境廣攝三根曾垂接引

黃龍南禪師

慈明脊梁硬錚似鐵師一見之心膽頓裂趙州勘破
沒來繇說甚紅爐一片雪險絕如天不可攀三關截
斷英雄舌

楊岐會禪師

撰述

小室不空庵金卷第二

輔弼慈明綱維叢席一語知休渙若水釋三脚驢兒
踏殺人何問南山有白額他日兒孫果滿地臨風各
有冲霄翼

白雲端禪師

抱珠而來一笑被奪誰知此笑能殺能活及至識破
如桶底脫始知此珠本自開豁

長蘆曠禪師

禪淨兩關誰權誰實設化任機千聖道一大士幽贊
首茲勝集莫道達摩直指不是遠公遺式

五祖演禪師

一出門來擔一片板逢人亂撞幾遭換眼却因白雲
爲牙買得祖父田產雖是自家舊業也費幾多重趺
天童宏智禪師

丹霞遭一拂坭丸頓拋棄超出空劫外摸著自家鼻
三更不借明本光難思議坐斷太白峰法乳流大地
徑山大慧禪師

從寶峰安箇鼻孔從天寧打出殼封佛日輝天鑑地
竹篋趁象鞭龍腥臊徧聞震旦國不孤渠付臨濟正
宗

虎丘隆禪師

支那

永覺和尚遺集卷第三

古

撰述

乃昌和唐鑑卷第二

武

入長蘆門識圓悟語想醉生液竟入其旅莫道柔易
瞋睡之虎踞坐虎丘不容佛祖

天童應菴禪師

探虎丘穴似湊泊不得坐金輪頂似埋沒不得放出
楊岐驢野干俱屏息甘露門開深似海山高路險雲
昏黑

曾菴肅禪師

大瀉門頭覓影華嚴海裏翻身本莫測迹難尋別顯
權機祖意深可憐白日人遭劫無限魔雲賴汝清
無準範禪師

悞入破菴壑無所得有衆如海化行莫測文煨武煉
陶鑄綿密兩入內庭挈開天日

雪巖欽禪師

知見若存關板猶隔觸破琉璃殿前古栢借仰山座
通楊岐脉全提正令千妖喪魄

高峰妙禪師

打落拖尸句擒得睡中主死關天似險負之以猛虎
三喚不回頭爪牙不輕吐一條黑竹篋鞭撻諸佛祖
鐵山瓊禪師

觸骸觸破再下一槌本無欠少須經這回龍睛鬼眼

尚難識萬里無端逐臭來熏天炙地無藏處法網彌
天海外開

中峰本禪師

一遇流泉見神見鬼度得竹篋毀巢破壘超然幻住
隨在雲委說法無礙海漩之水

斷崖義禪師

踏斷千丈巖炤破一片雪機辨若奔雷孤峭如硬鐵
甘隱五十秋火燒不能熟末後更顛狂滅盡千聖轍
松隱茂禪師

無量劫來抱此革囊一擊之下如雪沃湯通身是口

毛孔放光光前絕後天花飛颺

千巖長禪師

窮佛歸處枯木遇雪惡狗當門截斷途轍老鼠翻盆
漆桶墮裂伏龍山上證龜作鼈

天如惟則禪師

無出豁漢萎萎隨隨水邊林下如藏六龜有時在師
子林中一嘯也不忝幻住之師

泐李潭禪師

龍飛五位法運更新如雲之從作國上珍終不受官
天語益親末後傾出誰賡其音

撰述

天竺新出唐書卷之三

金壁峰禪師

白光燁燁法中之瑞伐水聞聲更有何事兩入帝庭
提祖印開天首慶風雲會皇恩正渥歌歸去舍利燦
燦如珠綴

啓教諸祖

天親菩薩

二難竝興發慈尊秘偉論雲蒸釋無遺義唯識既明
性相始備永爲法燈炤千萬世

攝摩騰尊者

金人入夢荷法而東開天挈日力在厥躬如盲始見

如聾忽聰攝伏外衆永播吾宗

竺法蘭尊者

聖不獨化必有其輔摩騰旣東師亦步武肇譯諸經
始霑法雨如來之使震旦之祖

康居會尊者

江南緣熟有光燭天尋光而至師善其權首請舍利
爲大法先塔寺肇建慧炬始然

鳩摩羅什法師

靈發母胎妙慧若神持鉢悟旨幼齡說經佛法東傳
訛謬相承實藉師至放大光明

文庫

永覺和尚遺集卷之二

七

台宗諸祖

北齊慧文尊者

禪法西來多局漸因惟師崛起悟乃天真法稟龍樹
觀宗一心圓頓妙門如日初昇

南嶽慧思尊者

抱經空塚悲淚何切曾賢摩頂默然爲說稟觀北齊
法華頓徹展拓義門永邇來哲故知宿誓弘持當是
地涌之列

天台智者大師

受囑而來茲乃復遇南岳親承遽爾長悟獨宗經王

法雨滂澍圓頓妙音千聖一路噫弘持若師者庶幾
不孤靈山所付

章安灌頂法師

龍樹教觀天台始昌有師結集法波愈揚歷難註經
雪被氷牀烈火弗熱其綱永張

法華智威尊者

出宰官宅入法王家定慧交發圓證法華飛錫定止
法鼓長撾胡爲所願者小而所獲者奢其毋乃地涌
之一特現權而來耶

天宮慧威尊者

大威之室廣而且幽惟師入之作大法舟勇退深山
鹿豕同遊卷舒以時厥化自周

左溪朗尊者

晚入天台一吸無遺頭隨自律澗飲巖棲異類感化
舍利空垂行粹道圓表表羽儀

荆溪湛然尊者

家學緘授其道未揚我師嗣之于前有光獨挾兩輪
廣運無方窮玄劇辯豎最勝幢

國清邃尊者

偉哉荆溪難乎其繼我師靈慧獨與之契法流海外

光煥天際如日東昇炤破幽蔽

國清修尊者

善入教觀妙旨如躍篤於事行行本無作塵尾之下
神智自廓金地之藏寶光映爍

國清物外尊者

會當其厄教法晦沉雲散鳥飛了影深林妙入正定
影滅塵疑一絲之脉以待曙明

國清琇尊者

善說法者必如法說衆寡無形虛空有舌異僧來聽
稽首而別凌空笑謝始知是賊

國清竦尊者

唐運旣傾羣雄競霸安知內地惟王實藉勤修益勵
用答國化高論雲興秉炬深夜

螺溪淨光尊者

體合觀音炤用不窮欲絕之緒賴師再隆搜古藏于
灰燼之餘取逸簡于大海之東赫赫吾師是謂能亢
其宗

寶雲義通尊者

魏魏梵表東海之傑來學中華圓頓畢轍寶雲彌布
法運超越舍利鱗砌證甘露滅

四明法智尊者

台教彫殘其復未久賴佛真子操智種首掃除異計
作獅子吼惟一具字折服衆口

華嚴諸祖

杜順和尚

華嚴大海汪洋莫擬若非大智孰窮其底開法界門
示還源軌是知我師必曼殊氏

賢首法藏法師

來必有因燃指立誓遊毘盧海窮法界致口門放光
神京震地偉哉我師垂範萬世

清涼澄觀法師

報緣之勝吾不暇致其稱毓德之粹吾無能指而名以法界海慧窮法界海經吾又何得而探其深若我師者豈獨七帝之師實萬世之儀刑

慈恩諸祖

玄奘法師

少歷講席神悟擅聲間關求法委命秉誠五百餘部窮高極深大教斯備相宗始弘

窺基法師

唯識一家其義最微奘得其訣非師孰窺撰疏述鈔

直揚其徽如暗得炬百世所師

淨土諸祖

東林慧遠禪師

深入般若門別開骨董鋪濁浪儘滔天一舟橫古渡莫道將錯就錯何曾不是長安路

法焰禪師

宿必有因境乃先現及到其處文殊覲面指歸淨土末季方便捨茲一途轉見睽眩

律宗諸祖

南山宣律師

撰述

示覺孫世廣銘卷第十

三

佛制弟子依戒而住狂慧旣興越畔而去師弘四分戒光遠著百世所依法門一柱

靈芝炤律師

該練三學以戒爲本如水如霜秉誠力踐節彼南山賴師繼顯蓮邦緣熟天樂聞遠

瑜伽諸祖

不空上師

據灌頂位佩毘盧印心精冥感如響斯應文殊特爲現身天王亦來聽令豈徒秘密之功實乃不思議之聖

一行禪師

五部教法師獲其印陰陽讖緯俗稱其聖旣契心於嵩山之門胡爲盤桓乎他學之徑是知大人智用若摩尼珠何殊方而不圓映

應化聖賢

佛圖澄國師

石氏之暴如猛虎嗔師胡爲來乃作厥賓百千光恠用何其神實以行師之仁所謂如狎鷗鳥者其未得師之心

慧約國師

支那

永覺和尚書錄卷第十

三

撰述

永樂大典卷第千

三

此大菩薩現比丘身戒從性發通豈修成作帝王師
主大法盟誌公之匹千載遺馨

寶誌大士

從鷹巢來異跡莫測梁武頗解相親怎奈認著形色
不免勞破面門何妨通身漏洩祇爲僧繇不作家致
令千里雲昏黑

寒山大士

世人見汝如風如狂汝見世人可笑可傷高歌松下
抵掌路傍寒巖子影草長烟涼賴有豐干拾得大家
同上戲場

拾得大士

無姓無住却是恰好逢人拶著敗露不少寒山接拍
哭笑不了一自寒巖歸去後至今涼月炤秋草

布袋和尚

祇這布袋惑亂人多逢著便乞爲箇甚麼縱遇作家
挨拶却也不奈渠何噫古惟一任古惟切莫認渠作
未來佛陀

長耳和尚

石龕松戶心甘行苦百鳥是歸天花可雨爲是不傳
之妙爲是神通之曾具眼衲僧齊看取

支那

永樂大典卷第千

三

濟顛禪師

不依本分七倒八顛攪渾世界欺地瞞天任渠翻盡
窠臼何曾出這絆纏逃迤天台難隱拙虛名猶自至
今傳

弟子道達等炤全

刻廣錄第二十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諸贊

彌陀佛贊

祇是這箇喚作彌陀若是那箇喚作甚麼駕空華之
寶筏接幻住之娑婆示淨示穢一場懡㦬舍穢趨淨
夢踰大河若遇鐵額銅睛漢一定從他不順他且道
是往生是不往生噫東村王大無思算倒騎石馬過
新羅

釋迦佛贊

支那

三世一切薄伽梵唯我釋尊最希有降生偏向難忍
邦五濁借作歸元路降生皇宮處極尊飄然棄去如
敝屣示知本有天然貴區區凡榮豈能等納妻誕子
同人法一旦割去如斬絲示知情愛爲大患復性初
關首斷之徧遊外道親穿過知非便捨明且決示知
彼法非究竟歷劫煉行盡唐捐雪山六載嘴盧都雪
覆千峰不暇看示知研道貴精勤情根見刺俱斷絕
一觀明星云大悟大驚小恠稱成佛示知成佛有正
因不從心外強修證菩提場中暢本懷却如旭日照
高山俯就羣機啓方便權隱珍袍著敝衣鹿野初轉

四諦輪陳如接拍便成令從茲三寶住世間光明熾
盛照一切說漸說頓仍說圓應機雨化度無極不論
三草及二木觸著一一皆暢茂金河法浪流不窮至
今餘潤猶瀝瀝纔沾一滴徹根源光吞十虛誰敢匹
佛功德海如沙界我贊一塵尚如是塵塵功德廣難
量我有舌根不能及即使法界諸大覺慇懃各出廣
長舌說偈直滿百千歲贊我釋尊亦難罄痛思我與
釋迦等無量劫來無有二渠遊濁土若蓮華我陷泥
塗不能出纖毫未曾有減增祇從迷悟分凡聖迷則
心反成外物濁浪拍天不可渡悟則外物盡唯心渾

撰述

圓炤耀光明聚到底迷悟不相干淨穢兩途俱坐斷
法身笑破等枯椿向上有句如何說我今稽首問釋
尊釋尊垂眸復開舌但願身心奉塵刹曾使衆生悉
成佛

出山像贊

空山峭絕凍雲未開形類枯木舌長深苔堆堆兀坐
任世疑猜明星夜靚不勝自哈忍俊不禁再嘆奇哉
三思大事却出山來咄四十九年阿漉漉至今蒲面
是塵埃

觀音大士贊 二首

以眼觀音聞性自空以音遇眼音性自泯音聞兩寂
唯是一心孤光迴脫不廢音聞二俱徧滿罔不圓通
一根如是諸根亦然交炤互用靈妙難思八萬四千
手眼竝彰故稱大悲其德無量應此方機斯爲第一
妙觀之力是菩薩師供養弟子盍省其師若得其師
是真供養

不是金沙灘頭婦亦非普陀巖畔客老僧見他鼻半
邊秋是箇十界無家底老賊

三大士贊

三老相逢說甚麼證南作北奈渠何扶同附會任唇

舌總是一場噠哩囉直至于今毒永息看來一字也
成多請君體取未生句莫管無風水上波

文殊大士贊

稽首大士爲佛長子智光普照實諸佛母影現娑婆
釋尊良輔坐師子座震塗毒鼓

布袋和尚贊二首

我不重你臉笑嘻嘻我不重你腹大便便我不重你
身量腰腰我不重你胸次廓然我祇重你負著布袋
不知年到處逢人乞一錢癡癡不捨無時了姪坊酒
肆亦留連婆心果是如天濶收歸布袋沒中邊雖然

如是若渠放下布袋又作麼生贊嘆也祇得稽首南
無慈氏尊前

大了肚寬了腸看來無界不收藏未知此願何時滿
祇好呵呵笑一場

寒山拾得贊

敝衣垢面蓬髮婆娑持帚回顧爲箇甚麼爲彼世人
癡蠢者多強執空影爲禍之因直須掃破免彼蹉跎
長言不足繼以悲歌悲歌不薦無可奈何悲轉爲笑
拍手呵呵笑彼逐逐如自燒蛾噫國清門外溪山古
至今明月挂松蘿

撰述

空生尊者贊

既名空生云何有相相耶空耶爲一爲兩碎諸有關
破如來藏不管巖前雨華且把手中拄杖雖云是東
方青龍陀也祇是這般模樣

十八羅漢贊爲金仙庵題
豎指

若爲指佛何者是佛若爲指心何者非心一指分明
太漏逗千年祇作野狐精還有爲尊者出氣的麼唐
時却有老俱胝

執卷

祇這手卷親從佛得文彩已彰炭中露墨咄好向堂
前把火焚免使人見賊捉賊

扶杖

一條拄杖子照用不容分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
到不如放下著何以故正眼看來不值半分文

撥眉

撥開長眉分明覲面怎奈迷何依然不見見不見休
向空中尋閃電

入定

寂不聞聲天華亂墜最先見佛熱瞞一會似此等惡

撰述

元陽子自庵金卷第三

模惡樣祇好貶向人天永作福因之類

合掌

合掌當胸皈依那箇若言見佛分明話墮縱言不見未免有過噫看來合掌當胸真不如撒手長臥

擊磬

擊磬一聲大地平沉虛空髓露枯木龍吟若到山僧門下大有事在爲渠祇見其影不見其形

洗耳

洗耳去塵還成自汙雖是圓通七錯八悞正好當胸打一拳那管你靈山親囑付

降龍

娑竭出海神變叵測似鶻提鳩未爲奇特既是似鶻提鳩何以未爲奇特請問唐時白拈賊

伏虎

獰虎失威怵然馴伏要騎便騎却如跨犢若是本分衲僧安用這箇業畜豈不見道巴歌不是陽春曲

憑几

試問尊者還有憑依也無若有憑依何須這箇若無憑依安用這箇所以衲僧據令不免一拳打破雖然佛事門中聾

支那

永覺和尚集卷第三

六

撰述

抱膝

昔也曲膝而請今也抱膝而坐長年無事商量却似
習成怠惰休息惰一自靈山分付後不曾打發得這
些滯貨

補衲

瞿曇舊衲衣片片裁雲補持來重七斤包著細腰鼓
還有要識老瞿曇者麼祇這是

看經

祇這一卷經從來不許轉晝夜鑽紙窓太近翻成遠
畢竟要轉這一卷麼腦後一眼開大地秋雲捲

弄獅

汝弄獅子弄得幾出六卽是一一卽是六好手還渠
老作家白雲深隱禪那窟

寫經

須彌爲筆大海爲墨寫這一卷經虛空都逼塞還寫
得出麼雖然今日筆尖上放光動地見者乃仙陀之
客

負袋

寬了肚皮打開布袋逢人乞一文償却前生債酒肆
與姪坊到處俱無礙呵呵十字街頭一場破敗

支那

托塔

寶塔從西來驚天復動地光恠百千秋見者難擬議
休擬議恐不是阿育王的舍利

達摩贊

二首

西來老胡甚是糊塗梁武問著第一義大膽說出廓
然無再云不識似銀山闔國蹉過空踏躡祇得暗向
長江渡九年面壁嘴盧都一堆滯貨誰承買雪夜安
心髓亦枯看來西天未發足時也好與三十棒何以
故爲渠起樣作模

一盧渡江九年面壁擬議不來千聖莫識流毒震旦

至今未息有甚好處破鞋一隻

堆堆面壁說箇甚麼三拜得髓一場懺懺傳虛接響
至今日却似重添水上波

三教圖贊

三老出來冰片霰雪割裂虛空掉三寸舌成得何事
證龜作鼈一朝聚首更有何說

達觀大師贊

其骨若鋼其氣如虹肩荷大力振頽風如護君父
豈顧厥躬雖罹其難法門之忠

雲棲大師贊

永風浮薄法綱久隕賴師振之狂瀾頓回專一心而
歸淨國弘萬行以布深慈是知師固當世之柱石亦
萬世之繩規

雲棲壽昌真寂三大師贊

三師竝出日照昏衢或禪或教異路同趨承前啓後
作衆良模吾雖不敏願學之而未能者乎

壽昌和尚贊

二首

一旦推翻大好山等閑跳出祖師關耕雨鋤雲五十
載何曾有意入塵寰鍊骨凌空難比擬烏道無人獨
往還一條拄杖如龍活至今洞口自潺湲

這老和尚全沒巴鼻指東話西實無道理惱亂衆生
無風浪起建二十餘刹使鬼驅風歷五十餘年填坑
空地臨了一場逗漏却云今日分明指示莫是從大
好山過麼咄切莫向此中擬議

博山和尚贊

從玉山絕却路頭向峨峰安下鼻孔錦繡囊中飄異
香虛空面上鑽窟窟牢把鐵關不暫開末後誰能繼
其踵

滕秀實居士贊

二首

秀而華秀而實雖是一場好夢醒後何須更覓學道

撰述

八載遽爾趨寂可喜者問道之念方勤可惜者復道之功未畢雖然末後一曲讓君長趺坐西逝明歷歷老鶴踏翻松頂巢帶月飛歸人未識

閻浮一夢誰先覺五欲重重自成縛先生腰纏十萬貫更曾跨箇楊州鶴臨終拍手唱歸來獅子迺斷黃金索好似昔年馮濟川不免將錯去就錯穩坐蓮華大若輪五色寶光相映燦天衣飄緲絢雲霓琉璃地上聞天樂世間多少競英雄看來輪君最後著尚留這箇在娑婆惡水當頭潑一杓

兵憲林得山居士贊

君性多豪爽磊落稱奇英心胸洞無物肝膽向人傾憂時獨上批鱗疏壯心直欲靖塵轉輸軍餉三邊足抗守危城萬驚北門鎖鑰君堪寄遭讒拂袖東海潯屢約披緇叩石鼓胡爲濡滯愧山靈韓范功業今何在算來贏得一虛名若待功成方歛迹巖石雲中也笑人舉世盡因名利醉堪嘆無人號獨醒我今預掃峰頭石俟君共操沒弦琴

侍講陳仲謀居士贊

剛介如君有幾人寒梅雪裏一枝春披緇獨對巖前月却是先朝骨髄臣

支那

永隆印書局藏書

德山樵者贊 有引

樵者楊姓諱逢京別號泰宇德山其所隱也生出華
宵跡混禪侶其宅心制行月旦多賢之然以賢而貧
亦以貧而益見其賢則其貧也不亦善乎厥嗣逸凡
氏有乃父風持其像求贊余謂若居士者可以風矣
漫題數語以塞其請

淵淵其衷穆穆其容居德以厚育德以冲中歲好道
益晦厥躬樂施弗倦晚乃愈窮矢志西方如水必東
臨終脩然鴈過長空嗚呼居士其取之物則儉取之
道則隆者乎

自贊 三十九首

這等模樣最是可嫌拂也不豎棒也不拈坐朽木楊
漢語胡言呵佛罵祖欺地瞞天簧鼓後學八倒七顛
山不露頂月隱半邊雖然全無道理要也不負曹洞
之傳

苒荏半生行年五十逢人惡發全無諱忌罵盡百聖
千賢自云爲諸佛出氣出言不涉典章舉動全同兒
戲直是攪亂乾坤一任人天厭棄莫是教外別傳麼
咄迦葉師兄也未是 白水巖請

癡隱荷山八載未敢虛空安檟諸方浩浩談禪這裏

縮頭如驚每歲栽禾博飯甘把黃金當鐵分明是半
文不直如何稱壽昌嫡血蓋爲多虛不如少實千巧
不如一拙

荷山請

我不是你你却是我春風一面秋雲一朵黃楊木禪
無罅縫鎖今年走入溫陵城恰似泥塗行驚跛喫溫
州橘皮不是火

開元寺請

這箇老漢一生杜田不解學佛學祖祇會伸脚打眠
有人問著無可對便說渠是教外別傳呵呵曾在壽
昌橋上過鼻孔從來沒半邊

這箇老乞兒鄙哉無所能古今俱不似凡聖並生憎

掀翻三藏教滅盡五家燈渠有甚長處光頭一箇僧
這漢無知不分豕亥掉頭不說壽昌宗舉足踏破荅
溪戒全是使鬼驅風一任貴賤賤賣浪得虛名在世
間祇爲少了閻浮債

真寂院請

鼓山一片雲蒼溪一點泡祇是破敗凡夫那能論禪
論道切莫將他供養只好深埋雪窖

真寂院請

撞破南泉之門逸出壽昌之廐胸中全沒半點到處
說三道四如今流泊荅溪灣沙盆指作珊瑚璉雖然
歷主三刹一任虛舟游戲莫道渠是五百人善知識
却也祇同浮寄

向諸佛頂上橫行借壽昌棒下出氣祇在唇邊鼓是非有口無心無避忌呵呵誰能得見半邊鼻

這漢無知肚裏無禪妄拈拂子誑惑人天出世纔四載開堂祇二年便爾縮頭度日每好伸脚打眠謬傳渠是壽昌嫡子看來不值半文錢

把茗溪釣槁鼓山鼓半點佛法全無却要呵佛罵祖諸方寶若黃金渠直詆爲糞土因甚不近人情只爲苦瓜連根苦

石鼓峰頭一場破敗茗谿岸畔喪盡家風逢人專好打哄盡是指西爲東今被人描上紙去原來是箇老

禿翁

黃龍峰下橫遭毒延津岸畔喪全身而今遺影在沙陽切忌認假爲真

石鼓山頭舉網張風茗谿岸畔垂竿釣月看來一場懔懔不如閉口藏舌甘心五載不開堂直是癡癡長守拙相逢切莫問他宗不是曹溪一點血

這老乞兒是何模樣三界不能安虛空不可量無端影落世間一任天人供養

悞入大好山中便敢當仁不讓佛法半點也無只知十尺一丈

一張白紙頗相似怎奈丹青塗汙何空潭月影非真
實任你諸人枉揣摩
誰人描我像形貌也不殊右手握拄杖左手持數珠
翻成太多事何必徒區區不如兩撒手方能識得渠
識得渠只是一頭驢

劣崩峰頭白雲一片茗溪岸畔釣綸一線六凡渠不
入四聖渠不見一任諸人描出也祇是箇炎天破扇
悞入壽昌門冒繼興聖席通霄路上許誰行獨握雲
中一柳栗橫拈直豎幾人知徹底全無消息

咄哉老乞兒不識達摩禪虛受人天供高臥白雲邊

有時豎一拂欺地亦瞞天被人亂描出看來大可憐
年老無知何所能非凡非聖得人憎莫謂壽昌嫡血
嗣只是光頭一老僧

此老漢無可說兀坐石鼓峰頭分明只得一概瞎盡
衆生眼畫餅指作月莫道渠得洞上禪白雲深處長
守拙

一匙洞水作波瀾豈拂敢將千聖瞞抖碎虛空無可
似任他十界也難安

梨川橋下撥波求水劣崩峰頭舉網張風顛倒全不
成人指西便喚作東只是無識任唇舌騙人道是洞

撰述

上宗

入壽昌門繼洞上武播茗溪浪撾鼓山鼓等閒笑破
五家宗箇裏不容諸佛祖祇是空拳誑小兒直把黃
金喚作土

壽昌碌碌僧冒坐鼓山頭不達教外旨見馬却呼牛
倒佛祖旗鎗結七衆冤仇眼中滄海小凡聖竝生愁
石鼓輕撾十四秋直教凡聖盡成愁何如穩臥深雲
裏一任山高及水流

行年七十徹底愚痴問禪不會問教不知祇是一柄
拂子橫拈直豎令人可疑恁麼脫空老漢千佛聞之
攢眉渠却自負道是靈山最後拈出一枝

劣崩峰頭客尋常無執則開口不是話凡聖俱莫測
賊賊東土西方客不得

此老比丘法門中賊據興聖座說黃道白破滅佛祖
宗猷截斷衆生命脉如今年老益猖狂倒倒顛顛無
軌則騙盡人間供養難逃閻老訶責喫

博地凡夫僧不識諸佛祖橫擔一片板非今亦非古
執一少變通直是愚且魯任他人笑罵默然祇自許
壽昌孤風崛起萬仞鼓山得之繼行其令興洞水波
出曹山窅不知正偏起衆生病金針玉線幾人知是

謂諸佛慧命

劣崩峰頭潦倒比丘已靈不重諸聖不求開口偏罵
佛祖大似冤仇炊無米飯駕無底舟直是箇不本分
僧却道渠是洞水逆流

大圓鏡中突然者箇若道是渠是我便成錯過若道
非聖非凡亦是話墮船子藏身誰能勘破洞山觀影
方堪領荷道順特此作麼只好當面便唾

順侍者請

壽昌崛起洞水生波博山繼之如江如河我是何人
亦唱哩囉三箇柴頭安品字玉石依稀差不多于今
遺影在世間一任笑者笑訶者訶

右壽昌博山及
師三像同軸

劣崩峰頭老禿翁長年高臥白雲中有人問彼西來
意笑指天邊日出東

這老翁杜蠻禪口言渠在威音前搖頭不信佛與祖
五宗不值半文錢口中好起無風浪教人掘地去尋
天似者樣顛倒作口業不如且學痴呆漢饑時吃飯
困時眠

幼齡學東魯矢志師前賢中歲慕西竺志不在人天
收得壽昌塵效顰亦說禪始末經四剎拈弄二十年
警俗多苦口衛道在諸篇一生渾夢事幻像徒儼然
寄住閩浮八十年半生蹤跡白雲邊矢口不言欺佛

祖看來不值半文錢

這老漢性太偏橫擔板一片不信達摩禪逢人好起
無風浪教他掘地去尋天行年八十成何事笑破虛
空嘴半邊

老漢行年今八十世間事事皆收拾惟者影子徧諸
方敗露重重遮不及還知麼有相身中無相身低頭
方見明歷歷師終前一日坐方丈受大衆參禮終有持師像求贊者爲題此

禪堂衆弟子全刻

廣錄第二十一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終



セサニ